



列傳卷第二十三

宋史二百六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

黎

薛居正

子惟吉

沈倫

子繼宗

盧多遜

父億

宋琪

宋雄

薛居正字子平開封浚儀人父仁謙周太祖賓客居正少好學有大志清泰初舉進士不第為遣愁文以自解寓意個儻識者以為有公輔之量踰年登第晉天福中華帥劉遂凝辟為從事遂凝兄遂清領邦計奏署鹽鐵判官開運初改度支推官宰相李崧領鹽

鐵又奏署推官加大理寺直遷右拾遺桑維翰爲開
封府尹奏署判官漢乾祐初史弘肇領侍衛親軍威
權震主殘忍自恣無敢忤其意者其部下吏告民犯
鹽禁法當歿獄將決居正疑其不實召誥之乃吏與
民有私憾因誣之逮吏鞫之具伏抵法弘肇雖怒甚
亦無以屈周廣順初遷比部員外郎領三司推官旋
知制誥周祖征兗州詔居正從行以勞加都官郎中
顯德三年遷左諫議大夫擢弘文館學士判館事六
年使滄州定民租未幾以材幹聞於朝擢刑部侍郎
判吏部銓宋初遷戶部侍郎太祖親征李筠及李重
進並留司三司俄出知許州建隆三年入爲樞密直
學士權知貢舉初平湖湘以居正知朗州會亡卒數
千人聚山澤爲盜監軍使疑城中僧千餘人皆其黨
議欲盡捕誅之居正以計緩其事因率衆翦滅群寇
擒賊帥汪端誥之僧皆不預賴以全活乾德初加兵
部侍郎車駕將親征太原大發民餽運時河南府饑
逃亡者四萬家上憂之命居正馳傳招集浹旬間民
盡復業以本官叅知政事五年加吏部侍郎開寶五
年兼淮南湖南嶺南等道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使
又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又監修五代史踰年畢錫

以器幣六年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八年二月上謂居正等曰年穀方登庶物豐盛若非上天垂祐何以及斯所宜共思濟物或有闕政當與攻舉以成朕志居正等益脩政事以副上意焉太平興國初加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從平晉陽還進位司空因進丹砂遇毒方奏事覺疾作遽出至殿門外飲水升餘堂吏掖歸中書已不能言但指廡間儲水器左右取水至不能飲偃閣中吐氣如烟焰輿歸私第卒六年六月也年七十贈太尉中書令謚文惠居正氣貌瓌偉飲酒至數斗不亂性孝行純居家儉約為相任寬簡不好

苛察士君子以此多之自參政至為相凡十八年恩遇始終不替先是太祖嘗謂居正曰自古為君者鮮克正已為臣者多無遠畧雖居顯位不能垂名後代而身陷不義子孫罹殃蓋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吾觀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非而不耻以朕所見不若自不為之使人無異詞又觀古之人臣多不終始能保全而享厚福者由忠正也開寶中居正與沈倫並為相盧多遜參知政事九年冬多遜亦為平章事及居正卒而沈倫責授多遜南流論者以居正守道蒙福果符太祖之言居正好讀書為文落筆不能自休

子惟吉集爲三十卷上之賜名文惠集成平二年詔以居正配饗太祖廟庭

惟吉字世康居正假子也居正妻妬悍無子婢妾皆不得侍側故養惟吉愛之甚篤少有勇力形質魁岸與京師少年追逐角抵蹴鞠縱酒不謹雅好音樂嘗與伶人游居正不能知蔭補右千牛衛備身歷太子通奉舍人改西頭供奉太宗即位三相子皆越次拔擢沈倫盧多遜子並爲尚書卽惟吉以不習文故爲右千牛衛大將軍及居正卒太宗親臨居正妻拜於喪所上存撫數四因問不肖子安在頗改行否恐不能

負荷先業柰何惟吉伏喪側竊聞上語懼報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謝絕所與游者居喪有禮旣而多接賢士大夫頗涉獵書史時論翕然稱之上知其改行令知澶州改楊州上表自陳遷左千牛衛大將軍丁內艱卒哭起復本官懇求終制不許俄詔知河南府又知鳳翔府淳化五年秦州溫仲舒以伐木爲蕃戶攘奪驅其部落徙居渭北頗致騷動詔擇守臣安撫之乃命惟吉與仲舒對易其任未幾遷左領軍衛大將軍至道二年移知延州未行卒年四十二惟吉旣知非改過能折節下士輕財好施所至有能聲然御

家無法及其死家人爭財致訟妻子辨對於公庭云
沈倫字順儀開封太康人舊名義倫以與太宗名下
字同止名倫少習三禮於嵩洛間以講學自給漢乾祐
中白文珂鎮陝倫往依之周顯德初太祖領同州節
度宣徽使皆居潤與倫厚善薦於太祖留幕府太祖
繼領滑許宋三鎮皆署從事掌留後財貨以廉聞及
受周禪自宋州觀察推官召爲戶部郎中奉使吳越
歸奏便宜十數事皆從之道出揚泗屬歲飢民多死
郡長吏白於倫曰郡中軍儲尚百餘萬斛儻貸於民
至秋復收新粟如此則公私俱利非公言不可還具

以白朝論沮之曰今以軍儲振饑民若荐饑無徵孰
任其咎太祖以問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
氣致豐稔豈復有水旱耶此當決於宸衷太祖卽命
發廩貸民建隆三年遷給事中明年春爲陝西轉運
使王師伐蜀用爲隨軍水陸轉運使先是王全斌崔
彥進之入成都也競取民家玉帛子女倫獨居佛寺
飯蔬食有以珍異奇巧物爲獻者倫皆拒之東歸篋
中所有纔圖書數卷而已太祖知之遂貶全斌等以
倫爲戶部侍郎樞密副使親征太原領大內都部署
判留司三司事先是倫第庫陋之晏如時權要多

冒禁市巨木秦隴間以營私宅及事敗露皆自啓於
上前倫亦嘗爲母市木營佛舍因奏其事太祖笑謂
曰爾非踰矩者知其未葺居第因遣中使按圖督工
爲治之倫私告使者願得制度狹小使者以聞上亦
不違其志開寶二年丁母憂起復視事六年拜中書
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提舉荆南劔南水陸
發運事雩祀西洛以倫留守東京兼大內都部署俄
召赴行在令預大禮太平興國初加右僕射兼門下
侍郎監修國史親征太原復以倫爲留守判開封府
事師還加左僕射五年史官李昉扈蒙撰太祖實錄

五十卷倫爲監修以獻賜襲衣金帶六年加開府儀
同三司是歲疾作自是多請告盧多遜事將發倫已
上表求致仕明年多遜敗以倫與之同列不能覺察
詔加切責降授工部尚書其子都官員外郎繼宗本
由父蔭不宜更在朝行可落班簿時倫病不能與上
表謝未幾倫再奏章乞骸骨復授左僕射致仕上以
倫國初舊臣遽復繼宗官以慰其心雍熙四年卒年
七十九贈侍中倫清介醇謹車駕每出多令居守好
釋氏信因果嘗盛夏坐室中恣蛟蚋嗜其膚童子秉
箒至輒叱之冀以徼福在相位日值歲饑鄉人假粟

者皆與之殆至千斛歲餘盡焚其券徵時娶閻氏無子妾田氏生繼宗及貴閻以封邑固讓田倫乃爲閻治第太康田遂爲正室縉紳非之初有司議謚倫曰恭惠繼宗上言曰亡父始從寇歲卽事儒業未違從賊遽赴賓招叨遇明時陟於相位伏見國朝故相薛居正謚文惠王溥謚文獻此雖近制實爲典常若以臣父起家不由文學卽嘗歷集賢脩史之職伏請改謚曰文判太常禮儀阮趙昂判考功張洎駁曰沈倫建事兩朝卓升台弼有祇畏謹守之美有矜恤周濟之心案謚法不懈于位與夫謹事奉上執政堅固執

禮御賓率士以信接下不驕能遠耻辱賢而不伐尊賢貴讓愛民長悌不懈爲德旣過能改數者皆謂之恭又云慈民好與與夫柔質慈民愛民好柔寬裕不苛和質受諫數者皆謂之惠由漢以來皆爲美謚如唐相溫彥博之出納明允止謚曰恭竇易直之公舉無避乃謚曰恭惠而沈倫備位台衡出於際會徒能謹飭以自保全以恭配惠厥美居多又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忠信接禮曰文寬不愠廉不劌曰文堅強不暴曰文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曰文德美才秀曰文修治班制曰文昔張說之謚文正楊綰之謚文簡人

宋史文傳卷第三十三
不謂然蓋行義有所未克雖蒙特賜誠非至公若夫
大臣子孫許其爲父陳情則曲臺考功之司爲虛器
而彰善癉惡之義微矣繼宗以其父曾任集賢殿學
士及監脩國史之職輒引薛居正王溥爲比則彼皆
奮跡辭塲歷典誥命以文爲謚允合國章至於集賢
國史皆宰相兼領之任非必由文雅而登其沈倫謚
伏望如故從之

繼宗字世卿倫爲樞密副使以蔭補西頭供奉官倫
作相授水部員外郎加朝散大夫遷都官職方知浚
義縣轉屯田郎中出知單州代歸命使京東計度材

賦濮州上貢銀課民織造不折省稅鄆州節度配屬
縣納藥物皆爲民病繼宗歸歷言於上以除其弊至
道末領淮南轉運使繼宗貴家子倦於從吏旣因疾
以將作少監致仕東封歲求扈從復授職方郎中禮
畢改太僕少卿判吏部南曹遷光祿少卿判三司三
勾院繼宗善營產業厚於養生不飲酒不嗜音律而
且接賓客終日宴集無倦大中祥符五年卒年五十
五前後錄其子惟溫惟清惟恭並爲將作監主簿惟
溫後至秘書丞惟清娶密王女宜都縣主至內殿承制
盧多遜懷州河內人曾祖得一祖貞啓皆爲邑宰父億

字子元少篤學以孝悌聞舉明經調補新鄉主簿秩滿復試進士校書郎集賢校理晉天福中遷著作佐郎出爲鄆州觀察支使節師杜重威驕蹇黷貨幕府賄賂公行唯億清介自持會景延廣鎮天平表億掌書記留守西洛又表爲判官時國用窘乏取民財以助軍河南府計出二十萬緡延廣欲並緣以圖羨利增爲三十七萬緡億諫曰公位兼將相旣富且貴今國帑空竭不得已而取貲於民公何忍利之乎延廣慚而止漢初以魏王承訓爲開封尹授億水部員外郎克推官時侍衛諸軍驕恣朝廷姑息之軍士成美

以驢負鹽入都門閹者不敢執反擒平民孟柔送侍衛司柔自誣伏論當棄市億察其寃言於漢祖而釋之周初爲侍御史漢末兵亂法書亡失至是大理奏重寫律令格式統類編敕乃詔億與刑部員外郎曹匪躬大理正段濤同加議定舊本以京兆府改同五府開封大名府改同河南府長安萬年改爲次赤縣開封浚儀大名元城改爲赤縣又定東京諸門薰風等爲京城門明德等爲皇城門啓運等爲宮城門昇龍等爲宮門崇元等爲殿門廟諱書不成文凡改點畫及義理之誤字二百一十有四又以晉漢及周初事關刑法敕條者

分爲二卷附編敕自爲大周續編敕詔行之俄以本官知雜事加左司員外郎遷主客度支郎中並兼弘文館直學士世宗晏駕爲山陵判官出爲河南令宋初遷少尹億性恬退聞其子多遜知制誥卽上章求解乾德二年以少府監致仕多遜顯德初舉進士解褐秘書郎集賢校理遷左拾遺集賢殿修撰建隆三年以本官知制誥歷祠部員外郎乾德二年權知貢舉三年加兵部郎中四年復權知貢舉六年加史館修撰判館事開寶二年車駕征太原以多遜知太原行府事移幸常山又命權知鎮州師還直學士院三年春復知貢舉四年冬命

爲翰林學士六年使江南還因言江南衰弱可圖之狀受詔同修五代史遷中書舍人叅知政事丁外艱數日起復視事會史館修撰扈蒙請復修時政記詔多遜專其事金陵平加吏部侍郎太平興國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四年從平太原還加兵部尚書多遜博涉經史聰明強力文辭敏給好任數有謀略發多奇中太祖好讀書每取書史館多遜預戒吏令白已知所取書必通夕閱覽及太祖問書中事多遜應答無滯同列皆伏焉先是多遜知制誥與趙普不協及在翰林日每召對皆攻普之短未幾普出鎮河陽太宗踐祚普入爲少保數年

普子承宗娶燕國長公主女承宗適知澤州受詔歸闕成婚禮未踰月多遜白遣歸任普由是憤怒初普出鎮河陽上言自愬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太祖手封其書藏于宮中至是普復密奏臣開國舊臣爲權幸所沮因言昭憲顧命及先朝自愬之事上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表因感悟卽留承宗京師未幾復用普爲相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有以多遜嘗遣堂吏趙白交通秦王延美

事聞太宗怒下詔數其不忠之罪責授守兵部尚書明日以多遜屬吏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衛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知雜事滕中工雜治之獄具召文武常叅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議曰謹案兵部尚書盧多遜身處宰司心懷顧望密遣堂吏交結親王通達語言呪咀君父大逆不道干紀亂常上負國恩下虧臣節宜膏鈇鉞以正刑章其盧多遜請依有司所斷削奪在身官爵準法誅斬秦王延美亦請同盧多遜處分其所緣坐望準律文裁遣遂下詔曰臣之事君貳則有辟下之謀上

將而必誅兵部尚書盧多遜頃自先朝擢參大政泊
予臨御俾正台衡職在燮調任當輔弼深負倚毗不
思補報而乃包藏姦宄窺伺君親指斥乘輿交結藩
邸大逆不道非所宜言爰遣近臣雜治其事醜跡盡
露具獄以成有司定刑外廷集議僉以梟夷其族汚
瀦其宮用正憲章以合經義尚念嘗居重位久事明
廷特寬盡室之誅止用投荒之典實汝有負罪非我
無恩其盧多遜在身官爵及三代封贈妻子官封並
用削奪追毀一家親屬並配流崖州所在馳驛發遣
縱經大赦不在量移之限朞周已上親屬並配隸邊

遠州郡部曲奴婢縱之餘依百官所議中書吏趙白
秦王府吏閻密王繼勳樊德明趙懷祿閻懷忠並斬
都門外仍籍其家親屬流配海島閻密初給事廷美
左右太宗即位補殿直仍隸秦邸恣橫不法王繼勳
尤廷美所親信嘗使求訪聲妓繼勳因怙勢以取貨
賄德明素與趙白游處多遜因之傳達機事以結廷
美又累遣懷祿私召同母弟軍器庫副使趙廷俊與
語懷忠嘗爲廷美使詣淮海國王錢俶遺白金釵器
絹扇等廷美又嘗遣懷忠齎銀器錦綵羊酒詣其妻
父潘璘營宴軍校至是皆伏罪多遜累世墓在河南

未敗前一夕震電盡焚其林木聞者異之多遜至海外因部送者還上表稱謝雍熙二年卒于流所年五十二詔徙其家於容州未幾復移置荆南端拱初錄其子雍爲公安主簿還其懷州籍沒先塋雍卒諸弟皆特敕除州縣官初億性儉素自奉甚薄及多遜貴顯賜賚優厚服用漸侈愀然不樂謂親友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暴至吾未知稅駕之所後多遜果敗人服其識咸平五年又錄雍弟寬爲襄州司士叅軍寬弟察中景德進士將廷試特詔授以州掾大中祥符二年始改簿尉三年察奉多遜喪歸葬襄陽又詔本

州賜察錢三十萬四年仍錄其孫又玄爲襄州司士宋琪字叔寶幽州薊人少仕晉晉祖割燕地以奉契丹契丹歲開貢部琪舉進士中第署壽安王侍讀時天福六年也幽帥趙延壽辟琪爲從事會契丹內侵隨延壽至京師延壽子贊領河中節度漢初改授晉昌軍皆署琪爲記室周廣順中贊罷鎮補觀城令世宗征淮南贊自右龍武統軍爲排陣使復辟琪從征及金陵歸欵以贊鎮盧州表爲觀察判官部有冤獄琪辨之免死者三人特加朝散大夫贊任宋連移壽陽延安二鎮皆表爲從事乾德四年召拜左補闕開

宋史及傳卷二十三
封府推官太宗爲府尹初甚加禮遇琪與宰相趙普
樞密使李崇矩善出入門下遂惡之乃白太祖出琪
知龍州移閩州開寶九年爲國軍節度判官太宗
卽位召赴闕時程羽賈琰皆自府邸攀附致顯要抑
琪久不得調太平興國三年授太子洗馬召見詰責
琪拜謝請悔過自新遷太常丞出知大通監五年召
歸將加擢用爲盧多遜所阻改都官郎中出知廣州
將行復以藩邸舊僚留判三司勾院七年與三司使
王仁贍廷辨事忤旨責授兵部員外郎俄通判開封
府事京府置通判自琪始八年春正月擢拜右諫議

大夫同判三司二月改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是秋
上將以工部尚書李昉參預國政以其先入乃遷琪
爲刑部尚書十月趙普出鎮南陽琪遂與昉同拜平
章自員外郎歲中四遷至尚書爲相上謂曰世之治
亂在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即無不治謂爲飾喜怒之
具即無不亂卿等慎之九年九月上幸景龍門外觀
水磴因謂侍臣曰此水出於山源清冷甘美凡近河
水味皆甘豈非餘潤之所及乎琪等對曰實因地脉
潛通而然亦猶人之善惡以染習而成也其年冬郊
祀禮畢加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一日上謂琪等

曰在昔帝王多以崇高自處顏色嚴毅左右無敢貢
言者朕與卿等周旋欵曲商確時喜蓋欲通上下之
情無有壅蔽卿等但直道而行無得有所顧避琪謝
曰臣等非才待罪相府陛下曲賜溫顏令盡愚懇敢
不傾竭以副聖意會詔廣宮城宣徽使柴禹錫有別
第在表識內上言願易官邸上覽奏不悅禹錫陰結
琪欲因曰請盧多遜舊第上益鄙之先是簡州軍事
推官王澣引對上嘉其雋爽面授朝官翼日琪奏澣
經學出身一任幕職例除七寺丞上曰吾已許之矣
可與東宮官琪執不從擬大理丞告牒進入上批曰

可右贊善大夫琪勉從命上滋不悅初上令琪娶馬
仁瑀寡妻高繼冲之女厚加賜與以助采廣南轉運
正延範高氏之親也知廣州徐休復密奏其不軌且
言其依附大臣上因琪與禹錫入對問延範何如人
琪未知其端盛言延範強明忠幹禹錫劾奏與琪同
上意琪交通不欲暴其狀因以其素好詼諧無大臣
體罷守本官禹錫授左驍衛大將軍琪將罷前數日
有異鳥集琪待漏之所驅之不去及是罷相人以爲
先兆云端拱初上親耕籍田以舊相進位吏部尚書
二年將討幽薊詔羣臣各言邊事琪疏上謂大舉精

甲以事討除靈旗所指燕城必降但徑路所趨不無險隘必若取雄霸路直進未免更有陽城之圍蓋界河之北陂淀坦平北路行師非我所便况軍行不離於輜重賊來莫測其淺深欲望回轅西適山路令大軍會於易州循孤山之北漆水以西挾山而行援糧而進涉涿水竝大房抵桑乾河出安祖砦則東瞰燕城栽及一舍此是周德威收燕之路自易水距此二百餘里並是沿山村墅連延溪澗相接採薪汲水我占上游東則林麓平岡非戎馬奔衝之地內排槍弩步隊實王師備禦之方而於山上列白幟以望之戎

馬之來二十里外可悉數也從安祖砦西北有盧師神祠是桑乾出山之口東及幽州四十餘里趙德君作鎮之時欲遏西衝曾塹此水况河次半有崖岸不可徑度其平處築城護之守以偏師此斷彼之右臂也仍慮步奚爲寇可分雄勇兵士三五百人至青白軍以來山中防遏此是新州媯川之間南出易州大路其桑乾河水屬燕城北隅遶西壁而轉大軍如至城下於燕丹陵東北橫堰此水灌入高粱河高粱岸狹桑水必溢可以駐驛寺東引入郊亭淀三五日瀰漫百餘里卽幽州隔在水南王師可於州北繫浮梁

以通北路賊騎來援已隔水矣視此孤壘浹旬必克
幽州管內洎山後八軍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蓋勢
使然也然後國家命重臣以鎮之敷恩澤以懷之奚
虜部落當劉仁恭及其男守光之時皆刺面爲義兒
服燕軍指使人馬疆土少劣於契丹自被脅從役屬
以來常懷骨骸之恨渤海兵馬土地盛於奚帳雖勉
事契丹俱懷殺主破國之怨其薊門洎山後雲朔等
州沙陁吐渾元是割屬咸非叛黨此藩漢諸部之衆
如將來王師討伐雖臨陣禽獲必貸其死命置署存
撫使之懷恩但以罪契丹爲名如此則藩部之心願

報私憾契丹小醜尅日殄平其奚霄渤海之國各選
重望親嫡封冊爲王仍賜分器鼓旗軍服戈甲以優
遣之必竭赤心永服皇化俟克平之後宣布守臣令
於燕境及山後雲朔諸州厚給衣糧料錢別作禁軍
名額召募三五萬人教以騎射隸於本州此人生長
寒垣諳練戎事乘機戰鬪一以當十兼得奚霄渤海
以爲外臣乃守在四夷也然自阿保機時至於近日
河朔戶口虜掠極多並在錦帳平盧亦迺柳城遼海
編戶數十萬餘耕懇千里既殄異類悉爲王民變其
衣冠被以聲教願歸者俾復舊貫懷安者因而撫之

申畫郊圻列為州縣則前代所建松漠饒落等郡未為開拓之盛也琪本燕人以故究知蕃部兵馬山川形勢俄又上奏曰國家將平燕薊臣敢陳十策一契丹種族二料賊衆寡三賊來布置四備邊五命將六排陣討伐七和藩八饋運九收幽州十滅契丹契丹蕃部之別種代居遼澤中南界潢水西距邢山疆土幅員千里而近其主自阿保機始疆盛因攻渤海死於遼陽妻述律氏生三男長曰東丹次曰德光德光南侵述死於殺胡林季曰自在太子東丹生永康永康代德光為主謀起軍南侵被殺於大神淀德光之

子述律代立號為睡王二年為永康子明記所篡明記死幼主代立明記妻蕭氏蕃將守與之女今幼主蕭氏所生也晉末契丹主頭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皆精甲也為其瓜牙國母述律氏頭下謂之屬珊屬珊有衆二萬乃阿保機之牙將當是時半已老矣南來時量分借得三千騎述律常留餘兵為部族根本其諸大首領有太子儒王永康南北王子越麻谷五押等千越謂其國舅也大者千餘騎次者數百騎皆私甲也別族則有奚霫勝兵亦萬餘人少馬多步奚其王名阿保得者昔年犯關時令送劉瑋崔

迂勳屯河洛者也又有渤海首領大舍利高模翰步騎萬餘人並髡髮左衽竊為契丹之飾復有近界尉厥黑室常女真党項亦被脅屬每郡不過千餘騎其三部落吐渾沙陀洎幽州管內鴈門以北十餘州軍部落漢兵合二萬餘衆此是石晉割以賂蕃之地也蕃翰諸族其數可見矣每蕃部南侵甘衆不啻十萬契丹入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東西一槩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遊奕百十里外亦交相偵邏謂之欄子馬契丹主吹角為號衆即頓舍環遶穹廬以近及遠折木稍屈之為弓

子鋪不設槍營塹柵之備每軍行聽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匝便行未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我師即競乘之所以新羈戰蹄有餘力也且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土風曳柴饋餉自齎退敗無取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也中原所長秋夏霖露天時也山林河津地利也槍突劔弩兵勝也財豐士衆力強也乘時互用較然可知王師備邊破敵之計每秋冬時河朔州軍緣邊柵但專守境勿輒侵漁令彼尋戈其詞無措或戎馬旣肥長驅入寇契丹土行部落萃至寒雲翳日朔雪迷

空鞍馬相持糧竭之利所宜守俾坐甲以逸待勞令
騎士並屯於天雄軍具磁相州以來若分在邊地緩
急難於會合近邊州府只用步兵多屯拏手大者萬
卒小者千人堅壁固守勿令出戰彼以全國之兵此
以一郡之衆雖勇懦之有殊慮衆寡之不敵也國家
必命大將總統前軍以遏侵軼只於天雄軍邢洺貝
州以來設犄戎之備俟其陽春啓候虜計既窮新草
未生陳亥已朽蕃馬無力疲寇思歸逼而逐之必自
奔北前軍行陣之法馬步精卒不過十萬自招討以
下更命三五人藩侯充都監副戎排陣先鋒等職臨

事分布所貴有權追戎之陣須列前後其前陣萬
千騎陣身萬人是四十指揮左右哨各十指揮是二
十將每指揮作一隊自軍主都虞侯指揮使押當每
隊用馬突或刃子鎗一百餘并弓劍骨朶其陣身解
鐙排之俟與戎相搏之時無問厚薄十分作氣槍突
交衝馳逐往來後陣更進彼若乘我深入陣身之後
更爲馬步人五千分爲十頭以撞竿鐙弩俱進爲回
騎之舍陣哨不可輕動蓋防橫騎奔衝此陣以都監
主之進退賞罰便可裁決後陣以馬步軍八萬招討
董之與前陣不得過三五里展梢實心布常山之勢

左右排陣分押之或前陣擊破寇兵後陣亦禁其馳驟輕進蓋師正之律也牧誓云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慎重之戒也是以開運中晉軍倚戎未嘗放散三四年間雖德光爲戎首多計桀黠而無勝晉軍之處蓋併力禦之厥後以任人不當爲彥澤之所誤如將來殺獲驅攘之後聖人務好生之德設息兵之謀雖降志難甘亦和戎爲便魏絳嘗陳五利奉春僅得中策歷觀載籍前王皆然易稱高宗用伐鬼方詩美宣王薄伐玁狁是知戎狄侵軼其來尚矣然則兵爲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精選使臣不辱君命通

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臣每見國朝發兵未至屯戍之所已於兩河諸郡調民運糧遠近騷然煩費十倍臣生居邊土習知其事况幽州爲國北門押藩重鎮養兵數萬應敵乃其常事每逢調發惟作糗糧之備入蕃旬浹軍糧自齎每人給麵斗餘盛之於囊以自隨征馬每匹給生穀二斗作口袋飼秣日以一升爲限旬日之間人馬俱無飢色更以牙官子弟戮力津擎裹送則一月之糧不煩饋運俟大軍旣至定議取捨然後圖轉饟亦未爲晚臣去年有平燕之策入燕之路具在此奏願加省覽疏奏頗采用之淳化

二年詔百官轉對琪首應詔建明堂辟雍之議五年李繼遷寇靈武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爲河西兵馬都部署以討之西川賊帥李順攻劫州縣以昭宣使王繼恩爲劔南西川招安使琪又上書言邊事曰臣頃任延州節度判官經涉五年雖未嘗躬造夷落然常令蕃落將和斷公事歲無虛月藩部之事熟於聞聽大約党項吐蕃風俗相類其帳族有生戶熟戶接連漢界入州城者謂之熟戶居深山僻遠橫過寇略者謂之生戶其俗多有世讐不相來往遇有戰鬪則同惡相濟傳箭相率其從如流雖各有鞍甲

布陣止勞一戰便可盪除深入則饋運艱難窮迫則窟穴幽隱莫若緣邊州鎮分屯重兵俟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非惟養勇亦足安邊凡烏合之徒勢不能久利於速鬪以騁兵鋒莫若持重守疆以挫其銳彼無城守衆乏餼糧威賞不行部族分散然後密令覘其保聚之處預於麟府鄜延寧慶靈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齊進絕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可以剪除無噍類矣仍先告語諸軍擊賊所獲生口資畜許爲已有彼爲利誘則人百其勇也靈武路自通達軍入青岡峽五百里皆蕃部熟戶向來使人商旅經由

並在部族安泊所求賂遺無幾謂之打當亦如漢界
逆旅之家宿食之直也此時大軍或須入其境則鄉
導路白當如夏州之法况彼靈州便是吾土芻粟儲
蓄率皆有備緣路五七程不煩供饋止令逐都兵騎
裹糧輕齎便可足用諺所謂磨鎌殺馬劫一時之力
也旬浹之餘固無闕乏矣又臣曾受任西川數年經
歷江山備見形勢要害利州最是咽喉之地西過枯
柏江去劔門百里東南去閬州水陸二百餘里西北
通白水清川是龍州入川大路鄧艾於此破蜀至今
廟貌存焉其外三泉西縣興鳳等州並爲要衝請選

而無魁首統攝並皆散漫山川居常不以爲患党項
界東自河西銀夏西至靈鹽南距鄜延北連豐會厥
上多荒隙是前漢呼韓邪所處河南之地幅員千里
從銀夏至青白兩池地惟沙磧俗謂平夏拓拔蓋蕃
姓也自鄜延以北多土山栢林謂之南山野利蓋羌
族之號也從延州入平夏有三路一東北自豐林縣
葦子驛至延州縣接綏州入夏州界一正北從金明
縣入蕃界至盧關四五百里方入平夏州南界一西
北歷萬安鎮經永安城出洪門至宥州四五百里是
夏州西境我師如入夏州之境宜先招致接界熟戶

宋史列傳卷三十三
使爲鄉道其強壯有馬者令去官軍三五十里踏白
先行緣此三路土山栢林溪谷相接而復隘陜不得
成列躡此鄉導可使步卒多特弓弩槍鋸隨之以三
二千人登山偵邏俟見坦途寧靜可傳號勾馬遵路
而行我皆嚴備保無虞也長興四年夏州李仁福死
有男彝超擅稱留後當時詔延州安從進與李彝超
換鎮彝超據夏州固不奉詔朝廷命邠州藥彥稠總
兵五萬送從進赴任時頓兵城下議欲攻取軍儲不
繼遽命班師而振旅之時不能嚴整失戈棄甲遂爲
邊人之利臣又聞党項號爲小蕃非是勅敵若得出山

有武略重臣鎮守之奏入上密寫其奏令繼隆擇利
而行至道元年春大宴於含光殿上問琪年對曰七
十有九上因慰撫久之二年春拜右僕射特令月給
實俸一百千又以其衰老詔許五日一朝是年九月
被病令其子貽序秉筆授辭作多幸老民叙大抵謂
洪範五福人所難全而已兼有之實天幸也又口占
遺表數百字而卒贈司空謚惠安起復貽序爲右贊
善大夫貽麻爲大理評事貽廣童子出身貽序上表
乞終喪制從之天禧初錄其孫宗諒試秘書郎琪素
有文學頗諧捷在使府前後三十年周知人情尤通

吏術在相位日百執事有所求請多面折之以是取怨於人貽序嘗預修開府元龜筆札道勁未幾坐事左遷復州副使爲殿中丞卒

宋雄者亦幽州人初與琪齊名燕薊間謂二宋雄仕契丹爲應州從事雍熙三年王師北伐雄與其節度副使艾正以城降授正本州觀察使以雄爲鴻臚少卿同知州事改光祿少卿歷知均唐二州未幾護河陰屯兵以知河渠利害因命領護汴口均節水勢以達轉漕京師賴之改太子詹事復爲光祿少卿遷將作監所至職務修舉公私倚任焉雄涉獵文史善談

論有氣節士流多推許之景德元年卒年七十六錄其子可久爲太常寺奉禮郎賦祿終制

論曰自薛居正而下嘗居相位者凡四人其始終出處雖不同然觀於其行事槩可見矣初朗州亡卒嘯聚爲盜監軍事疑城中僧千餘人皆與謀欲盡殺之居正緩其事賊禽而僧不與卒賴以活沈倫使吳越還請以揚泗軍儲百萬餘斛貸饑民朝論難之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稔豈復有水旱得請乃已太祖每取書史館盧多遜預戒吏令白已知所取必通夕閱覽以是答問多中宋琪始爲程羽

賈琰所抑繼爲多遜所忌其後自員外郎歲中四遷
至尚書居相位卽此而觀則守道蒙福者非幸致而
投荒竄死者非不幸也宋雄善持論有氣節雖與琪
齊名而爵位不侔者所遇不同焉爾嗚呼自昔懷材
抱藝而抑鬱下僚以終其身者多矣豈特宋雄爲然
哉

列傳卷第二十三

列傳卷第二十四

宋史二百六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鎮國軍事節書景昉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昉脫等奉

勅修

李昉

子宗納宗謁
孫昭迷等

呂蒙正

張齊賢

子宗誨

賈黃中

李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父起晉工部郎中集賢殿
直學士從大父右資善大夫右無子以昉爲後蔭補
齋郎選授太子校書漢乾祐舉進士爲秘書郎宰相
馮道引之與呂端同直弘文館改右拾遺集賢殿修
撰周顯德二年宰相李穀征淮南昉爲記室世宗覽

軍中章奏愛其辭理明白已知爲昉所作及見相國
寺文英院集乃昉與扈蒙崔頌劉衮竇儼趙逢及昉
弟載所題益善昉詩而稱賞之曰吾久知有此人矣
師還擢爲主客員外郎知制誥集賢殿直學士四年
加史館修撰判館事是年冬世宗南征從至高郵會
陶穀出使內署書詔填委乃命爲屯田郎中翰林學
士六年春丁內艱恭帝嗣位賜金紫宋初加中書舍
人建隆三年罷爲給事中四年平湖湘受詔祀南嶽
就命知衡州踰年代歸陶穀誣奏昉爲所親求京畿
令上怒召吏部尚書張昭面質其事昭老儒氣直免

冠上前抗聲云穀罔上上疑之不釋出昉爲彰武軍
行軍司馬居延州爲生業以老三歲當內徙昉不願
宰相薦其可大用開寶二年召還復拜中書舍人未
幾直學士院三年知貢舉五年復知共舉秋預宴大
明殿上見昉坐盧多遜下因問宰相對曰多遜學士
昉直殿爾即令真拜學士令居多遜上昉之知貢舉
也其鄉人武濟川預選旣而奏對失次昉坐左遷太
常少卿俄判國子監明年五月復拜中書舍人翰林
學士冬判吏部銓時趙普爲多遜所構數以其短聞
於上上詢於昉對曰臣職司書詔普之所爲非臣所

知普尋出鎮多遜遂叅知政事太宗即位加昉戶部侍郎受詔與扈蒙李穆郭贄宋白同脩太祖實錄從攻太原車駕次常山常山即昉之故里因賜羊酒俾召公侯相與宴飲盡歡里中父老及嘗與遊從者咸預焉七日而罷人以爲榮師還以勞拜工部尚書兼承旨太平興國中改文明殿學士時趙普宋琪居相位久求其能繼之者宿舊無踰於昉遂命叅知政事十一月普出鎮昉與琪俱拜平章事未幾加監脩國史復時政記先進御而後付有司自昉議始也雍熙元年郊祀命昉與琪並爲左右僕射昉固辭乃加中書侍

郎王師討幽薊不利遣使分詣河南東籍民爲兵凡八丁取一昉等相率奏曰近者分遣使籍河南東四十餘郡之民以爲邊備非得已也然河南之民素習農桑固知戰鬥一旦括集必致動搖若因而嘯聚更須剪除如此則河北閭閻既困於戎馬河南生聚復擾於萑蒲矧當春和有妨農作陛下若以明詔既頒難於反汗則當續遣使臣嚴加戒飭所至黥募人情若有不安即須少緩密奏取裁庶免後患上嘉納之端拱初布衣翟馬周擊登聞鼓訟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爲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屬籍田禮方

畢乃詔學士賈黃中草制罷昉爲右僕射且加切責黃中言僕射百僚師長實宰相之任今自工部尚書而遷是職非黜責也若曰文昌務簡以均勞逸爲辭斯爲得體上然之會邊警益急詔文武群臣各進策備禦昉又引漢唐故事深以屈已脩好弭兵息民爲言時論稱之淳化二年復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三年夏旱蝗既雨時昉與張齊賢賈黃中李沆同居宰輔以燮理非材上表待罪上不之罪四年昉以私門連遭憂戚求解機務詔不允遣齊賢等諭旨復起視事後數月罷爲右僕射先是上召張

洎草制授昉左僕射罷相洎言昉居燮理之任而陰陽乖戾不能決意引退俾居百僚師長之任何以示勸上覽奏乃令罷守本官晉侍中崧者與昉同宗月同里時人謂崧爲東李家昉爲西李家漢末崧被誅至是其子璨自蘇州常熟縣令赴調昉爲訟其父寬且言周太祖已爲昭雪贈官還其田宅錄璨而官之然璨年幾五十尚淹州縣之職臣昔與之同難豈宜叨遇聖明儻推一視之仁澤及衰微之祚則已往之寬獲伸於下而繼絕之恩永光簡冊矣詔授璨著作佐郎後官至右贊善大夫明年昉年七十以特進司

空致事朝會宴饗令微宰相班歲時賜子益加厚焉
至道元年正月望上觀燈乾元樓召昉賜坐於側酌
御罇酒食之自取果餌以賜上觀京師繁盛指前朝
坊巷省署以諭近臣令拓爲通衢長廊因論晉漢君
臣昏闇猜貳枉陷善良時人不聊生雖欲營繕其暇
及乎昉謂晉漢之事臣所備經何可與聖朝同日而
語若今日四海清宴民物阜康皆陛下恭勤所致也
上曰勤政憂民帝王常事朕不以繁華爲樂蓋以民
安爲樂爾因顧侍臣曰李昉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
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可謂善人君子

矣二年陪祀南郊禮畢入賀因拜舞什地臺史掖之
以出臥疾數日薨年七十二贈司徒謚文正昉和厚
多恕不念舊惡在位小心循謹無赫赫稱爲文章慕
白居易尤淺近易曉好接賓客江南平士大夫歸朝
者多從之遊雅厚張洎而簿張昉及昉罷相洎草制
深攻詆之而昉朔望必詣昉或謂昉曰李公待君素
不厚何數詣之昉曰我爲廷尉日李公方秉政未嘗
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也昉所居有園亭別墅之
勝多召故人親友宴樂其中旣致政欲尋洛中九老
故事時吏部尚書宋琪年七十九左諫議大夫楊徽

之年七十五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李運年八十水部郎中朱昂年七十一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年七十九太子中允致仕張好問年八十五吳僧贊寧年七十八議將集會蜀寇而罷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昉於上或以告昉不之信及入相太宗言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一錢不值昉始信之上由此益重昉昉居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

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初超未有子昉母謝方娠指腹謂叔母張曰生男當與叔母爲子故昉出繼于超昉再相因表其事求贈所生父母官詔贈其祖溫太子太傅祖母權氏莒國太夫人超太子太師謝氏鄭國太夫人昉素病心悸數歲一發發必彌年而後愈蓋典誥命三十餘年勞役思慮所致及居相位益加憂畏有文集五十卷子四人宗訥宗誨宗諤宗諒宗誨右贊善大夫宗諒主賓客員外郎

宗訥字大辨以蔭補太廟齋郎遷第四室長代謁吏

部銓邊光範意其年少未能屬辭語之曰苟援筆成
六韻詩雖不試書判可入等矣宗訥易之光範試詩
賦立就明日擬授祕書省正字又明日上命擢國
子監丞蓋上居藩邸時每有篇詠令昉屬和前後數
百章皆宗訥繕寫上愛其楷麗問知爲宗訥所書故
有是命太平興國初詔賈黃中集神醫普救方宗訥
暨劉錫吳淑呂文仲杜鎬舒雅皆預焉雍熙初昉在
相位上欲命宗訥爲尚書郎昉懇辭以爲非承平故
事止改祕書丞歷太常博士宗訥頗習典禮淳化中
呂端掌禮院引宗訥同判累遷比部郎中咸平六年

卒年五十五子昭廻大中祥符五年獻文名試賜進
士第後爲屯田員外郎昭遜太子中舍

宗諤字昌武七歲能屬文恥以父任得官獨由鄉舉
第進士授校書郎明年獻文自薦遷祕書郎集賢校
理同修起居注先是後苑陪宴校理官不與京官乘
馬不得入禁門至是皆因宗諤之請復之遂爲故事
真宗即位拜起居舍人預重修太祖實錄從幸大名
上疏曰國家馭邊之術制勝之謀將帥之短長兵衛
之衆寡宸筭廟謨盡在吾術中矣今之言事者不過
請陛下益兵貯糧分道掩殺言之甚易行之則難始

受命則無不以攻堅陷陣爲壯圖及遇敵則惟以閉壘塞關爲上計孤君父之重委致生靈之重因與言及此誠可歎息自古行軍出師無不首擇將帥夫將帥隨材任使守一郡控一城分領驍勇爭據要害又豈直三路主帥之名然後能制六師生死之命乎今陛下選任非不至也權位非不重也告戒非不丁寧也處置非不專一也而外敵犯塞車駕親征曾不聞出了人一騎爲之救助不知深溝高壘秣馬厲兵欲安用哉臣以爲臨軍易帥拔卒爲將在此時也有功者拔於朝不用者戮於市亦此時也惟陛下圖之然

後下哀痛之詔行蠲復之恩回鸞上都垂衣當宁豈不盛哉遷知制誥判集賢院纂西垣集制刻石記名氏嘗牒御史臺不平空中丞呂文仲移文誥之往復再三宗諤執言兩省故事與臺司不相統攝者凡八事聞卒如宗諤議景德二年召爲翰林學士是秋將郊命判太常大樂鼓吹二署先是樂工率以年勞遷補至有抱其器而不知聲者宗諤素曉音律遂加審定奏斥謬濫者五十人因修完器具更署職名條上利病二十事帝省閱而賞歎之事具樂志又著樂纂以獻命付史館自是月再肄習焉時諸神祠壇多闕

外墻之制因深塹列樹以表之營葺齋室舊典因以
振起屬契丹遣使來賀承天節詔宗諤爲館伴使自
郊勞至飲餞皆刊定其儀大中祥符初從封泰山改
工部郎中二年始建昭應宮命副丁謂爲同修宮使
三年知審官院屬祀汾陰后土命爲經度制置副使
同權河中府事禮成優拜右諫議大夫嘗侍宴玉宸
殿上謂曰聞卿至孝宗族頗多長幼雍睦朕嗣守二
聖基業亦如卿之保守門戶也又曰翰林清華之地
前賢敷歷多有故事卿父子爲之必周知也宗諤嘗
著翰林雜記以紀國朝制度明日上之宗諤究心典

禮凡創制損益靡不與聞修定皇親故事武舉武選
入官資叙閣門儀制臣僚導從貢院條貫餘多裁正
五年迎真州聖像副丁謂爲迎奉使五月以疾卒年
四十九帝甚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將相家能以聲名
自立不墜門閥唯昉與曹彬家爾宗諤方期大用不
幸短命深可惜也既厚賻其家以白金賜其繼母又
錄其子若弟以官焉初昉居三館兩制之職宗諤不
數年皆踐其地風流儒雅藏書萬卷內行淳至事繼
母符氏以孝聞二兄早世奉嫂字孤恩禮兼盡與弟
宗諒友愛尤至覃恩所及必先群從及歿而已子有

未仕者程宿早卒有弟無所依宗諤為表請於朝而
官之勤接士類無賢不肖恂恂盡禮獎拔後進唯恐
不及以是士人皆歸仰之宗諤工隸書有文集六十
卷內外制三十卷嘗預修續通典大中祥符封禪汾
陰記諸路圖經又作家傳談錄並行于世子昭適昭
述昭適

昭述字仲祖以父蔭為祕書省校書郎召試學士院
賜進士出身為刑部詳覆官累遷祕書丞群牧制置
使曹利用薦為判官鄆州牧地侵於民者凡數千頃
昭述悉復之以太常博士知開封縣特遷尚書屯田

員外郎開封推官坐嘗被曹利用薦出知常州遷為
三司度支判官改河北轉運使江陵屯兵謹言倉粟
陳腐欲以動衆昭述取以為奉且以飯其僚屬衆遂
定徙湖南潭州戍卒憤監軍酷暴欲構亂或指昭述
謂曰如李公長者何可負其謀遂寢昭述聞之以戒
監軍監軍自是不復為暴比去衆遮道羅拜指妻子
曰嚮非公無噍類矣徙淮南轉運使兼發運使加直
史館徙陝西轉運使糾察在京刑獄為三司戶部副使
累遷刑部郎中陝西用兵提點陝西計置糧草還授
度支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為河北都轉運使河

决澶淵久未塞會契丹遣劉六符來乃命昭述城澶
州以治隄為名調兵農八萬逾旬而就初六符過之
真以為隄也及還而城具甚駭愕初置義勇軍人情訥
訥昭述乘疾置日行數舍開諭父老衆始安宣撫使
表其能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澶州又為樞密直學士
陝西都轉運使河北始置四路以為真定府路安撫
使知成德軍大水民多流亡籍僧舍積粟為粥糜活
飢民數萬計改龍圖閣學士知秦州諫官御史言昭
述庸懦不可負重鎮留真定府居四年入領三班院
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鄭州未幾知通進銀臺司判太

常寺復領三班累遷尚書右丞從裕享致齋於朝堂
得暴疾卒贈禮部尚書謚恪李氏居京城北崇慶里
凡七世不異爨至昭述稍自豐殖為族人所望然家
法亦不隳

昭遺字逢吉宗諤從子也以蔭為將作監主簿幼時
楊億嘗過其家出拜億命為賦既成億曰桂林之下
無雜木非虛言也其後薦之召試授館閣校勘改集
賢院校理坐失誤落秩未幾復為鹽鐵判官初議罷
天下職田及公使錢昭遺以為不可三司使姚仲孫
惡其異已請詰所以興利之實昭遺爭不缺遂罷判

官爲白波發運使因入奏事仁宗謂曰前所論罷職
田等事卿言是也遷直史館知陝州諫官歐陽脩言
陝府閩中要地昭邁無治劇材不宜遣改判三司理
欠司徒度支判官使契丹還道除陝西轉運使坐家
僮盜遼人銀酒盃降知澤州陽城冶鑄鐵錢民冒山
險輸礦炭苦其役爲奏罷鑄錢又言河東鐵錢真偽
淆雜不可不革後復直史館知陝州城中舊無井唐
武德中刺史長孫操始疏廣濟渠水入城衆賴其利
昭邁至立廟祀之歸爲三司戶部判官糾察在京刑
獄進直龍圖閣改集賢殿脩撰累遷尚書工部郎中

歷知鳳翔河中府晉州遷管勾登聞檢院擢天章閣
待制知滄州用諫官吳及言復改知陝州徙鄭州卒
昭邁性和易不忤物能守家法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祖夢奇戶部侍郎父龜圖起
居郎蒙正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
通判昇州陞辭有旨民事有不便者許騎置以聞賜
錢二十萬代還會征太原召見行在授著作郎直史
館加左拾遺五年親拜左補闕知制誥初龜圖多內
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
復嫁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備至龜圖

宋史列傳卷第四十一
旋卒詔起復未幾遷都官郎中入為翰林學士擢左
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賜第麗景門上謂之曰凡士未
達見當世之務矣于理者則快快于心及列於位得
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雖言未必盡中亦當僉議
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他人不敢言
也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
正陽為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
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
為愈也時皆服其量李昉罷相蒙正拜中書侍郎兼
戶部尚書平章事監脩國史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

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
不可上嘉其無隱趙普開國元老蒙正後進歷官一
紀遂同相位普甚推許之俄丁內艱起復先是盧多
遜為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為常
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
况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霑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
離襁褓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
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為定制朝士有藏古
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之蒙正以求知蒙正笑
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歎服淳

化中右正言宋抗上疏忤旨抗蒙正妻族坐是罷為
吏部尚書復相李昉四年昉罷蒙正復以本官入相
因對論及征伐上曰朕比來征討蓋爲民除暴苟好
功贖武則天下之人燔亡盡矣蒙正對曰隋唐數十
年中四征遼碣人不堪命煬帝全軍陷沒太宗自運
土木攻城如此卒無所濟且治國之要在內脩政事
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上聽之嘗燈夕設宴蒙正侍
上語之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
庶皆罷剽掠下則火災上則彗孛觀者恐懼當時謂
無復太平之曰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

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
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
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
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多其直諫
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論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
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上曰卿
何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固稱其人可
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
同列悚息不敢動上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
既而卒用蒙正所薦果稱臧至道初以右僕射出判

河南府兼西京留守蒙正至洛多引親舊歡宴政尚寬靜委任僚屬事多總裁而已真宗即位進左僕射會營奉熙陵蒙正追感先朝不次之遇奉家財三百餘萬以助用葬日伏哭盡哀人以為得大臣體咸平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國朝以來三入相者惟趙普與蒙正焉郊祀禮成加司空兼門下侍郎六年授太子太師封蔡國公改封隨又封許景德二年春表請歸洛陛辭日有輿至東園門命二子掖以升殿因言遠人請和弭兵省財古今上策惟願陛下以百姓為念上嘉納之因遷從簡太子洗馬知

簡奉禮郎蒙正至洛有園亭花木日與親舊宴會子孫環列迭奉壽觴怡然自得大中祥符而後上朝永熙陵封泰山祠后土過洛兩幸其第錫賚有加上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見知於上富言上者蒙正客也一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勲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即弼也後弼兩入相亦以司徒致仕其知人類如此許國之命甫下而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謚

宋史列傳卷三十四
三十一
曰文穆蒙正初爲相時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於上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勾索不如意今報之爾上命卽復紳官蒙正不辨後考課院得紳實狀復黜爲絳州團練副使及蒙正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贓蒙正不辨亦不謝在西京日上數遣中貴人將命至蒙正待之如在相位時不少貶時人重焉子從簡再爲國子博士惟簡太子中舍承簡司門員外郎中簡比部員外郎務簡亦國子博士居簡殿中丞知簡太子右贊善大夫蒙正弟蒙休咸平進士至殿中丞龜圖弟龜祥殿中丞知壽州子蒙亨舉進士

高等旣廷試以蒙正居中書故報罷後歷下蔡武平主簿至道初考課州縣官蒙亨引對文學政事俱優命爲光祿寺丞改大理寺丞卒次子蒙巽虞部員外郎蒙周淳化進士及第蒙亨子卽夷簡也次子宗簡亦進士及第慶曆中居簡提點京東刑獄時夏竦有憾於石介介死竦言於上曰介未嘗死北走鄰國矣乃遣中使發棺驗之居簡謂曰萬一介果死則朝廷爲無故發人之墓柰何中使曰於君何如居簡曰介死當時必有內外親族及門生會葬問之可也中使乃令結狀保證以聞介事乃白居簡長者其行事多

類此徐州妖人孔直温挾左道誘軍士爲變或請轉
運使告不受詞居簡令易其牒盡捕寃黨與貸註誤
者請於朝斬直温等濮州復叛都民驚潰居簡馳往
獲首惡誅之因大閱兵享勞姦不得發用二事遷秩
鹽鐵判官拜集賢院學士知梓州應天府徙荆南進
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陶甓甃城人以便以兵部
侍郎判西京御史臺卒年七十二

張齊賢曹州冤句人生三歲值晉亂徙家洛陽孤貧
力學有遠志慕唐李大亮之爲人故字師亮太祖幸
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召至行宮齊賢以手畫

地條陳十事曰下并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孝曰舉
賢曰太學曰籍田曰選良吏曰慎刑曰懲姦內四說
稱旨齊賢堅執以爲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
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爾我不欲爵之
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爲相也太宗擢進士欲置齊賢
高第有司偶失掄選上不悅一榜盡與京官於是齊
賢以大理評事通判衡州時州鞫劫盜論皆死齊賢
至活其失入者五人自荆渚至桂州水遍鋪夫數千
戶困於郵役衣食多不給論奏減其半四年代還會
親征晉陽齊賢上謁遷秘書丞忻州新下命知州事

明年召還改著作佐郎直史館改左拾遺冬車駕北
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方今海內一
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
幽燕未下輦運爲勞臣愚以爲此不足慮也自河東
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典吏皆云自山後轉
般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
不盡力然終爲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
固嵐憲忻代未有軍戍入寇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
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
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

其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
不若不戰而勝若動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
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
之若緣邊諸戍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
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
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
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
田業增而蠶績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敵人之心
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爲寇哉臣聞家六
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強弱之勢而

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
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
無他在乎安民而利之爾民旣安利則遠人歛衽而
至矣陛下愛民人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慮群臣
多以纖微之利尅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爲功能至于
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歛怨速尤無大
于此伏望慎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
嶺南河東凡前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
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舊
弊天下諸州有不獲于民者委長吏以聞敢循故常

者重寘之法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
惠以德懷遠以惠刑民則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六
年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冬改右補闕加正使齊賢
至官詢知饒信虔州土產銅鐵鉛錫之所推求前代
鑄法取饒州永平監所鑄以爲定式歲鑄五十萬貫
凡用銅八十五萬斤鉛三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詣
闕面陳其事敷奏詳確議者不能奪先是諸州罪人
多錮送闕下路死者十常五六齊賢道逢南劍建昌
虔州所送索牒視之率非首犯悉伸其寃抑因力言
于朝後凡送囚至京請委強明吏慮問不實則罪及

原問官屬自是江南送罪八者爲減大半先是江南諸州小民居官地者有地房錢吉州緣江地雖淪沒猶納勾欄地錢編木而浮居者名木場錢皆前代弊政齊賢悉論免之初李氏據有江南民戶稅錢三千已上者戶出丁一人黥面自備器甲輸官庫出卽給之日支糧二升名爲義軍既內附皆放歸農至是言者以爲此輩又在行伍不樂耕農乞遣使選充軍伍并其家屬送闕下齊賢上言江南義軍例皆良民橫遭黥配無所逃避克復之後便放歸農又被皇風並皆樂業若逐戶搜索不無驚擾法貴右常政尚清淨

前敕既放營農不若且仍舊貫齊賢居使職勤究民弊務行寬大江左人思之不忘召還拜樞密直學士擢右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雍熙初遷左諫議大夫三年大舉北伐代州楊業戰沒上訪近臣以策齊賢請行卽授給事中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遼兵自湖谷入寇薄城下神衛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贊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慷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先是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無何聞使爲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虞美衆爲遼所乘

既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至北井得密詔東師敗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于時遼兵塞川齊賢曰賊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噐甲甚衆捷奏且歸功漢贊端拱元年冬拜工部侍郎遼人又自大石路南侵齊賢預簡廂兵千人爲二部分屯繁峙崞縣下令曰代西有

寇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有缺寇則繁峙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爲繁峙兵所敗二年置屯田領河東制置方田都部署入拜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淳化二年夏叅知政事數月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齊賢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每入謁禁中上歎其福壽有令子多手詔存問加賜與搢紳榮之初王延德與朱貽業同掌京庖欲求補外貽業與叅政李沆有姻婭託之以請於沆沆爲請於齊賢齊賢以聞太宗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祈執政召見詰責延德貽業皆諱不以實對齊

賢不欲累沆獨任其責四年六月罷為尚書左丞十月命知定州以母老不願往未幾丁內艱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啖粥一噐終喪不食酒肉蔬菓尋復轉禮部尚書知河南府時獄有大辟將決齊賢至立辨而釋之三日徙知永興軍時閤門祇候趙贊以言事得幸提點閤中芻糧所為多豪橫齊賢論列其罪卒抵於法俄徙襄州移荆南又徙安州踰年加刑部尚書真宗即位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嘗從容為上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且言臣受陛下非常恩故以非常為報上曰朕以為皇王

之道非有跡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又入宮自訴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上俞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之明日奏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郊祀加門下侍郎與李沆同事不相得坐冬至朝會被酒失儀免相四年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為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略使以右司諫梁顥為之副齊賢上言謂清遠軍陷沒以來青岡砦燒棄之後靈武一郡援隔勢孤此

繼遷之所覬覦而必至者也。以事勢言之，加討則不足防遏，則有餘。其計無他，蕃部大族首領素與繼遷有隙者，若能啗以官爵，誘以貨利，結之以恩信，而激之以利害，則山西之蕃部族帳靡不傾心朝廷矣。臣所領十二州軍見二萬餘人，若緣邊料東本城等軍更得五萬餘人，招致蕃部，其數又踰十數萬。但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擊，使之奔走不暇，何能為我患哉？今靈武軍民不超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若繼遷來春於我兵未舉之前發兵救援靈武，盡驅其衆并力攻圍，則靈州孤城必難固守。萬一失陷，賊勢益增，縱

多聚甲兵，廣積財貨，亦難保必勝矣。臣所以乞封滿羅支為六谷王而厚以金帛者，恐繼遷旦暮用兵，斷彼賣馬之路也。苟朝廷信使得達，滿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集。西南既稟命而緣邊之勢張，則鄜延環慶之淺蕃原渭振戎之熟戶自然歸化。然後使之與對，替甲兵及駐泊軍馬，互為聲援，則萬山聞之，必不敢于靈州河西頓兵矣。萬山既退，則賀蘭蕃部亦稍稍叛，繼遷矣。若曰名器不可以假，人爵賞不可以濫及，此乃聖人為治之常道，非隨時變易之義也。齊賢又請調江淮荆湘丁壯八萬，以益防禦朝

議以爲動搖兼澤國人民遠戍西鄙亦非便計遂寢
齊賢又言靈州斗絕一隅當城鎮完全磧路未梗之
時中外已言合棄自繼遷爲患已來危困彌甚南去鎮
戎約五百餘里東去環州僅六七日程如此畏途不
須攻奪則城中之民何由而出城中之兵何由而歸
欲全軍民理須應接爲今之計若能增益精兵以合
西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率山西熟
戶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設若繼遷分兵
以應敵我則乘勢而易攻且奔命途道首尾難衛千
里趨利不敗則禽臣謂兵鋒未交而靈州之圍自解

然後取靈州軍民而置若於蕭關武延川險要處以
僑寓之如此則蕃漢土人之心有所依賴裁候平寧
却歸舊貫然後從蕃漢之兵乘時以爲進退則成功
不難矣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閏十二月拜右僕
射判汾州不行改判末興軍兼馬步軍部署時薛居
正子惟吉妻柴氏無子早寡盡畜其貨產及書籍論
告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上訴其事上不欲寘于理命
司門員外郎張正倫就訊柴氏所對與安上狀異下
其事於御史乃齊賢子太子中舍宗誨教柴氏爲詞
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宗誨貶海州別駕景德

初起為兵部尚書知青州上幸澶淵命兼青淄濰州
安撫使二年改吏部尚書上疏言曰臣在先朝常憂
靈夏兩鎮終為繼遷并吞言事者以臣所慮為太過
略舉既往之事以明本末當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懷
戀父祖舊地別無他心先帝與以銀州廉察庶滿其
意爾後攻劫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
脇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獎未厚洎陛下
賜以銀夏土壤寵以節旌自此姦威愈滋逆志充暴
屢斷靈州糧路復撓緣邊城池數年之間靈州終為
吞噬當靈池清遠軍垂欲陷沒臣方受經略之命臣

思繼遷須是得一兩處強大蕃族與之為敵此乃以
蠻夷攻蠻夷古今之上策也遂請以六合名目封潘
羅支俾其展効其時近臣所見全與臣謀不同多為
沮撓及繼遷為潘羅支射殺邊患謂可少息今其子
德明依前攻劫析逋遊龍鉢等盡在部下其志又似
不小臣慮德明乘大駕車幸之際去攻六合則瓜沙
甘肅于闐諸處漸為控制矣向使潘羅支尚在則德
明未足為虞今潘羅支已亡廝鐸督恐非其敵望委
大臣經制其事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時建玉清昭
應宮齊賢言繪畫符瑞有損謙德又違奉天之意屢請

罷其役三年出判河陽從祀汾陰還進左僕射五年
代還請老以司空致仕入辭便坐方拜而仆上遽止
之許二子扶掖升殿命益坐茵爲三歸洛得裴度午
橋莊有池榭松竹之盛日與親舊觴詠其間意甚曠
適七年夏薨年七十二贈司徒謚文定齊賢資儀豐
碩議論慷慨有大略以致君自負留心刑獄多所全
活喜提獎寒雋少時家貧父死無以爲葬河南縣吏
爲辦其事齊賢深德之事以兄禮雖貴不替也仲兄
昭度嘗授齊賢經及卒表贈光祿寺丞又嘗依太子
少師李肅家肅死爲營葬事歲時祭之趙普嘗薦齊

賢於太宗未用普即其前列事以謂陛下若進齊賢
則齊賢他日感恩更過於此上大悅遂大用种放之
起齊賢所薦也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
第康寧福壽時罕其比居相日數起大獄又與寇準
相傾人或以此少之齊賢諸子皆能有立宗信內殿
崇班宗理大理寺丞宗諒殿中丞宗簡閣門祗候宗
訥太子中舍宗禮最賢雖累資登朝而畏羈束故多
居田里

宗誨字習之齊賢第二子也少喜學兵法陰陽象緯
之書無不通究以父任爲秘書省正字遷至太子中

舍貶海州別駕嘗通判河陽徙知富順監會夷人斗
郎春叛群獠皆騷動宗誨將郡兵攻破之擢開封府判
官三司度支勾院宗誨在開封日御史王公劾其嗜
酒廢事多為河北轉運使乃發公居喪假官舟買販
朝論惡之會以調發擾民徙知徐州累遷太常少卿
後為未興軍兵馬鈐轄又徙鄜延路兼知鄜州元昊
寇延安劉平石元孫敗沒鈐轄黃德和遁還延州不
納又走鄜州宗誨曰軍奔將無所歸激之則為亂矣
乃納之拘德和以聞是時鄜城不完且無備傳言寇
兵至人心不安宗誨乃嚴斥候籍入而禁出使老幼

併力守禦之敵亦自引去領興州防禦使復從未興
鈐轄兼知邠州以秘書監致仕嘗事于謁其子曰昔
賀秘監以道士服東歸會稽明皇賜以鑑湖以為休
老之地今洛下雖無鑑湖而嵩少伊瀍天下佳處雖
非朝廷所賜皆閑逸之人所有爾大人盍衣羽服以
優游何必更事請謁乎宗誨曰吾作白頭老監秘書
而眠何以賀老流沙之服為哉時以為名言初齊賢
守代州宗誨嘗預計畫其保任親族不問踈近以年
為先後然性貪雖謝事猶事貨殖以至于卒子二人
子臯字叔謨少有才名而不自負人樂與之游最善

尹洙洙曰吾交天下士多矣不以通否易意者子臯也舉進士試秘書郎知新鄭縣以齊賢相遷校書郎館閣獻頌擢著作佐郎進直史館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子憲字彥章以蔭將作監主簿以獻文賜同進士出身累遷尚書刑部郎中知光化軍戍卒逐其帥韓綱餘黨作亂子憲招降之征稅重人多逋負子憲奏除之歷太常少卿三司鹽鐵判官直史館知洪州遷右諫議大夫知桂州不赴御史劾之降秘書監復為光祿卿加直秘閣知廬州遷秘書監累賊徙揚州卒賈黃中字媯民滄州南皮人唐相昶四世孫父玘字

仲齊晉天福三年進士解褐宋初為刑部郎中終水部員外郎知浚儀縣年七十卒玘嚴毅善教子士大夫子弟來謁必諄諄誨誘之初通判鎮州莖鄉黨群從之未葬者十五喪孤貧不自給者咸教育而婚嫁之黃中幼聰悟方五歲玘每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詠父常令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舉進士授校書郎集賢校理遷著作佐郎直史館建隆三年遷左拾遺歷左補闕開寶八年通判定州判太常禮院黃中多識典故每詳定禮文損益得中號為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之四十八
稱職嶺南平以黃中為採訪使庶直乎怨遠人便之
還奏利害數十事皆稱旨會克江表選知宣州歲饑
民多為盜黃中出已奉造糜粥賴全活者以千數仍
設法弭盜因悉解去太宗即位遷禮部員外郎太平
興國二年知昇州時金陵初附黃中為政簡易部內
甚治一日案行府署中見一室扃鑰甚固命發視之
得金寶數十匱計直數百萬乃李氏宮閣中遺物也
即表上之上覽表謂侍臣曰非黃中庶恪則亡國之
寶將汙法而害人矣賜錢三十萬丁父憂起復視事
五年召歸闕有薦黃中文學高第召試中書拜駕部員

外郎知制誥八年與宋白呂蒙正等同知貢舉遷司
封郎中充翰林學士雍熙二年又知貢舉俄掌吏部
選端拱初加中書舍人二年兼史館修撰凡再典貢
部多東拔寒俊除擬官吏品藻精當淳化二年秋與
李沆並拜給事中叅知政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
坐謂曰教子如是真孟母矣作詩以賜之頒賜甚厚
黃中素重呂端為人屬端出鎮襄陽黃中力薦於上
因留為樞密直學士遂叅知政事當世文行之士多
黃中所薦引而未嘗言人莫之知也然畏慎過甚中
書政事頗留不決四年冬與沆並罷守本官明年知

襄州上言母老乞留京改知澶州辭日上戒之曰夫小心翼翼君臣皆當然若大過則失大臣之體黃中頓首謝上因謂侍臣曰朕嘗念其母有賢德七十餘年未覺老每與之語甚明敏黃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因目參知政事蘇易簡曰易簡之母亦如之自古賢母不可多得易簡前謝曰陛下以孝治天下獎及人親臣實何人膺茲榮遇至道初黃中遘疾詔令歸闕會建儲宮擇大臣有德望者爲賓友黃中在選中以久疾改命李至李沆兼賓客黃中亦特拜禮部侍郎代至兼秘書監黃中素嗜文籍旣居內閣甚

以爲慰二年以疾卒年五十六其母尚無恙卒如上言贈禮部尚書上聞其素貧別賜錢三十萬旣葬其母入謝又賜白金三百兩上謂之曰勿以諸孫爲念朕當不忘也黃中端謹能守家法廉白無私多知臺閣故事談論疊疊聽者忘倦焉在翰林日太宗召見訪以時政得失黃中但言臣職典書詔思不出位軍國政事非臣所知上益重之以爲謹厚及知政事卒無所建明時論不之許有文集三十卷子守謙雍熙二年進士守正獻文召試賜進士第後爲虞部員外郎守約國子博士守文殿中丞守訥右贊善大夫

論曰詩云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
王言有是君則有是臣有是臣則足以相是君也太
宗勵精庶政注意輔相以昉舊德亟加進用繼擢蒙
正齊賢迭居相位復進黃中俾參大政而四臣者將
順德美修明庶政以致承平之治可謂君臣各盡其
道者矣君子謂李昉為多遜所毀而不校蒙正為張
紳所污而不辯齊賢為同列所累而不言黃中多所
薦引而不有其功此固人之所難也而况四臣者皆
賢宰輔又能進退有禮皆以善終非盛德君子其孰
能與於斯
列傳卷第二十四

列傳卷第二十五 宋史二百六十六

開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事節書丞相兼樞密使兼中書侍郎平章事蘇軾嚴助等奉
勅

錢若水 從弟
若冲

蘇易簡 郭贄

李至

辛仲甫

王沔

温仲舒

王化基 子舉正舉
元孫詔

錢若水字澹成一字長卿河南新安人父文敏漢青
州帥劉銖辟為錄事參軍歷長水鄆都尉扶風令相
州錄事參軍先是府帥多以筆牘私取官庫錢韓重
贇領節制頗仍其弊文敏不從重贇假他事廷責之

文敏不爲屈太祖嘉其有守授右贊善大夫知瀘州
召見講武殿謂曰瀘州近蠻境尤宜綏撫聞知州郭
思齊監軍郭重遷掎歛不法恃其荒遠謂朝廷不知
爾至爲朕鞠之苟一毫有侵於民朕必不赦至郡有
政迹夷人詣闕借留詔改殿中丞許再任三遷司封
員外郎又知洛州建昌軍卒年七十二若水幼聰悟
十歲能屬文華山陳搏見之謂曰子神清可以學道
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爾雍熙中舉進士釋褐同州
觀察推官聽決明允郡治賴之淳化初寇準掌選薦
若水洎王扶程肅陳克錢熙五人文學高第召試翰

林若水最優擢秘書丞直史館歲餘遷右正言知制
誥會置理檢院於乾元門外命若水領之俄同知貢
舉加屯田員外郎詔詣原鹽等州制置邊事還奏合
旨翊日改職方員外郎翰林學士與張洎並命俄知
審官院銀臺通進封駁司嘗草賜趙保忠詔有云不
斬繼遷開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
宗大以爲當至道初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
真宗卽位加工部侍郎數月以母老上章求解機務
詔不許若水請益堅遂以本官克集賢院學士判院
事俄詔修太宗實錄若水引柴成務宗度吳淑楊億

同修成八十卷真宗覽書流涕錫賚有差初太宗有畜犬甚馴常在乘輿左右及崩鳴號不食因送永熙陵寢李至嘗詠其事欲若水書之以戒浮俗若水不從呂端雖爲監修以不泄局不得署名至抉其事以爲專美若水稱詔旨及唐朝故事以折之時議不能奪旣又重修太祖實錄參以王禹稱李宗諤梁顥趙安仁未周歲畢安仁時爲宗正卿上言夔王於太宗屬當爲兄實錄所紀繆誤若水援國初詔令廷諍數四乃定俄判吏部流內銓從幸大名若水陳禦敵安邊之策有曰孫武著書以伐謀爲主漢高將將以用

法爲先伐謀者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傅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銳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未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斬潛以徇然後擢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強弩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不用命退則有死豈獨思遁抑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天威懾於四海矣臣嘗讀前史周世宗即位之始劉崇結敵入寇敵遣其將楊

宋史列傳卷之三十三
三
衮領騎兵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儒將樊愛能何徽
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
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即日遁去自
是兵威大振其後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
以陛下之神武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
若將來安邊之術請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置最得
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
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
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
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

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
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
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
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
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
之名俾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
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俄知開封府時北邊未寧內
出手札訪若水以策若水陳備邊之要有五一日擇
郡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芻粟四曰革將帥五曰明
賞罰何謂擇郡守今之所患患在戰守不同心望陛

下選沉厚有謀諳邊事者任爲邊郡刺史令兼緣邊
巡檢許召勇敢之士爲隨身部曲廩膳不充則官爲
支給然後嚴亭障明斥候每得事宜密相報示寇來
則互爲救應齊出討除寇去則不令遠追各務安靜
苟無大過勿爲替移償立微功就加爵賞如此則戰
守必能同心敵人不敢近塞矣何謂募鄉兵今之所
患患在不知敵情望詔逐州沿邊民爲招收軍給與
糧賜蠲其賦租彼兩地之中各有親族使其懷惠來
布腹心彼若舉兵此必預知苟能預知則百戰百勝
矣何謂積芻粟今之所患患在困民力望陛下令緣

邊各廣營田以州郡長官兼其使額每歲秋夏較其
課程立鼓旗以齊之行賞罰以勸之仍縱商人入粟
緣邊儻鎮戍有三年之備則敵人不敢動矣何謂革
將帥今之所患患在重兵居外輕兵居內去歲傅潛
以八萬騎屯中山魏博之間鎮兵全少非鑿輅親征
則城邑危矣望陛下慎選將臣任河北近鎮仍依舊
事節制邊兵未能削部署之名望且減行營之號有
警則暫巡邊徼無事則却復舊藩豈惟不啓戎心况
復待勞以逸如此則不失備邊之要又無舉兵之名
且使重兵不屯一處進退動靜無施不可矣何謂明

賞罰今之所患患在戎卒驕惰臣自知府以來見侍衛殿前兩司送到邊上亡命軍卒人數甚多臣試譏之皆以思親爲言此蓋令之不嚴也平時尚敢如此况臨大敵乎望陛下以此言示將帥俾申嚴號令以警其下古人云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又曰法不可移令不可違臣嘗聞郭進出鎮西山太祖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等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未嘗少劓陛下能鑒前日之事卽今日之元龜也若水又言邊部用兵唯視太白與月爲進退者誠以太白者將軍也星辰

者廷尉也合則有戰不合則無戰合於東則主勝合於西則客勝陛下能用臣言以謹邊備則邊部不召而自來矣太祖臨御十七年間未嘗生事疆場而敵人往往遣使乞和者以其任用得人而備禦有方也陛下苟思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而不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則守在四夷而常獲靜勝此備禦之上策也未幾出知天雄軍兼兵馬部署時言事者請城綏州屯兵積穀以備党項邊城互言利害前後遣使數輩按視不能決時已大發丁夫將興其役詔若水自大名馳往視之若水上言綏州頃爲內地民賦登集尚須

旁郡轉餉自賜地趙保忠以來人戶凋殘若復城之
卽須增戍芻糧之給全仰河東其地隔越黃河鐵碣
二山無定河在其城下緩急用兵輸送艱阻且其地
險若未葺未完邊寇奔衝難於固守况城邑焚毀片
瓦不存所過山林材木匱乏城之甚勞未見其利復
詣闕而陳其事上嘉納之遂罷役初若水率衆過河
分布軍伍咸有節制深爲戍將推服上謂左右曰若
水儒臣中知兵者也是秋又遣巡撫陝西緣邊諸郡
令便宜制置邊事還拜鄧州觀察使并代經略使知
并州事六年春因疾灸兩足創潰出血數斗自是體

貌羸瘵手詔慰勞之俾歸京師數月始赴朝謁因與
僚友會食僧舍假寢而卒年四十四贈戶部尚書賜
其母白金五百兩子延年甫七歲錄爲太常奉禮卽
若水美風神有器識能斷大事事繼母以孝聞雅善
談論尤輕財好施所至推誠待物委任僚佐總其綱
領無不稱治汲引後進推賢重士襟度豁如也精術
數知年壽不永故懇避權位其死也士君子尤惜之
有集二十卷兄若愚比部員外郎從弟若冲大中祥
符中調河陽令有僕酗酒杖之百數僕挾刀夜潛室
中斷其臂若冲大呼又害其幼子詔磔僕於其門真

宗念若水母老遣使存問賜緡綿羊酒且賜若冲帛三十端補孟州別駕延年後以獻文賜進士出身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

蘇易簡字太簡梓州銅山人父協舉蜀進士歸宋累任州縣以易簡居翰林任開封縣兵曹參軍俄遷光祿寺丞卒特贈秘書丞易簡少聰悟好學風度奇秀才思敏贍太平興國五年年踰弱冠舉進士太宗方留心儒術貢士皆臨軒覆試易簡所試三千餘言立就奏上覽之稱賞擢冠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昇州遷左贊善大夫八年以右拾遺知制誥雍熙初以

郊祀恩進秩祠部員外郎二年與賈黃中同知貢舉有詔凡親屬就舉者籍名別試易簡妻弟崔範匿父喪充貢奏名在上第又王千里者水部員外郎孚之子協為孚門生千里預薦上聞坐範及千里罪易簡緣是罷知制誥以本官奉朝請未幾復知制誥三年充翰林學士初易簡充貢宋白掌貢部至是裁七年易簡幼時隨父河南賈黃中來使嘗教之屬辭及是悉為同列易簡連知貢舉陳堯叟孫何并甲廷試淳化元年丁外艱二年同知京朝官考課遷中書舍人充承旨先是曲宴將相翰林學士皆預坐梁迥啓太

祖罷之又皇帝御丹鳳樓翰林承旨侍從升樓西南隅禮亦廢至是易簡請之皆復舊制易簡續唐李肇翰林志二卷以獻帝賜詩以嘉之帝嘗以輕綃飛白大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易簡榜於廳額易簡會韓伾畢士安李至等往觀上聞遣中使賜宴甚盛至等各賦詩紀其事宰相李昉等亦作詩頌美之他日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歌器上密聞之因晚朝問曰卿所玩得非歌器耶易簡曰然江南徐邈所作也命取試之易簡奏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或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以固丕基則天下

幸甚會郊祀充禮儀使先是扈蒙建議以宣祖升配易簡引唐故事請以宣祖太祖同配從之知審官院言初任京朝官未嘗歷州縣不得擬知州通判詔可改知審刑院俄掌吏部遷給事中參知政事時趙昌言亦參知政事與易簡不協至忿爭上前上皆優容之未幾昌言出使劔南中路命改知鳳翔府明年易簡亦以禮部侍郎出知鄧州移陳州至道二年卒年三十九贈禮部尚書易簡外雖坦率中有城府由知制誥入為學士年未滿三十屬文初不達體要及掌誥命頗自刻勵在翰林八年春遇夔絕倫等李沆

後入在易簡下先參知政事故以易簡為承旨錫賚均焉太宗遵舊制且欲稔其名望而後正台輔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亟言時政闕失遂參大政蜀人何光逢易簡之執友也嘗任縣令坐賂削籍流寓京師會易簡典貢部光逢代人充試以取貿易簡於稠人中屏出之光逢遂造謗書斥言朝廷事且譏易簡易簡得其書以聞逮捕光逢獄且坐棄市易簡以殺光逢非其意居常怏怏母薛氏以殺父執切責之易簡泣曰不謂及此易簡罪也及易簡參知政事召薛氏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對

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熬以詩書上顧左右曰真孟母也易簡性嗜酒初入翰林謝日飲已微醉餘日多沉湎上嘗戒約深切且草書勸酒二章以賜令對其母讀之自是每入直不敢飲及卒上曰易簡果以酒死可惜也易簡嘗居雅善筆札尤善談笑旁通釋典所著文房四譜續翰林志及文集二十卷藏於秘閣三子曰宿曰壽曰耆大中祥符間皆祿之以官云郭贇字仲儀開封襄邑人乾德中舉進士中首薦太宗尹京因事藩邸太平興國初擢為著作佐郎右贊善大夫俄兼皇子侍講賜緋魚太宗至東宮出戒子

篇命贄注解且令委曲講說以喻諸王三年與劉蕪
張洎王克正同知貢舉遷右補闕與宋白並拜中書
舍人賜金紫五年復與程羽侯陟宋白同知貢舉置
京朝官差遣院凡將命出入受代歸闕官悉考校勞
績銓量才品命贄洎滕中正雷德驥領之七年以本
官參知政事曹彬爲弭德超所誣贄極言救解深爲
宰相趙普所重嘗因論事奏曰臣受不次之遇誓以
愚直上報太宗曰愚直何益於事贄言雖然猶勝姦
邪無何以入對宿醒未解左遷秘書少監知荆南府
府俗尚淫祀屢旱盛陳禱雨之具贄始至命悉撤

去投之江不數日大雨就加左諫議大夫入爲鹽鐵
使時諸路積逋欠犯人雖死猶繫其子孫贄條陳其
事多所蠲貸籍田超拜工部侍郎淳化中知澶州坐
河決免所居官久之起爲給事中復工部侍郎知審
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真宗卽位拜刑部出知天雄
軍翌日贄入對懇辭上曰全魏之地所寄尤重卿宜
亟去入判太常寺吏部附內銓加集賢院學士判院
事知河南府歸朝獻詩自陳進秩吏部俄兼秘書監
初真宗未出閣贄已授經上嘗至其家後楊可法繼
其任上以爲輔導不及贄嘗稱贄純厚長者至是在

秘府屢賜對詢訪舊事且愍其已者特拜工部尚書
翰林侍讀學士作詩賜之有啓發冲言曉典常語東
封遷禮部尚書太宗在晉邸時凡製篇咏多令屬和
真宗嘗訪其賜本贊集爲四卷以獻詔獎之大中祥
符三年卒年七十六上以舊學之故特親臨哭之贈
左僕射謚文懿錄其子昭度爲大理寺丞昭升昭用
並大理評事昭允左贊善大夫贊屬文敏速而不雕
刻昭度集爲三十卷上之賜名文懿集性溫和頗能
延譽時雋宋白以文學沉下位贊薦引之遂同掌誥
命趙昌言兒時一見噐之及掌貢部以爲奏名之首
後卒貴顯贊初充賦有聲邑人同在籍忠者忌之潛
加構毀自是連上不中選洎贊再知貢舉邑人子以
明經充薦詔下日悔泣而去贊聞之命其所親召還
慰諭俾就舉遂預薦中第然吝嗇切於治生晚節不
事事人頗以是少之

李至字言幾真定人母張氏嘗夢人仙人自天降授
字圖使吞之及寤猶若有物在胷中未幾生至七歲
而孤鞠於飛龍使李知審家幼沉靜好學能屬文及
長辭華典贍舉進士釋褐將作監丞通判鄂州旋擢
著作郎直史館會征太原命督澤潞芻糧累遷右補

闕知制誥太平興國八年轉北部郎中爲翰林學士
冬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雍熙初加給事中時議
親征范陽至上疏以爲兵者凶器戰者危事用之之
道必務萬全幽州爲敵右臂三師所嚮彼必拒張攻
城數萬兵食倍之今日邊吏未克况范陽之傍坦無
陵阜去山旣遠取石尤難金湯之堅必資機石儻有
未備願且繕完畜威養銳觀釁以伐謀更縱彌年亦
未爲晚必若聖心獨斷在於必行則京師天下之本
陛下恭守宗廟不離京國示敵人以閒暇慰億兆之
仰望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或暫駐鑾輅揚言

自將以壯軍威策之中也若乃遠提師旅親抵邊陲
北有契丹之虞南有中原之慮則曳裾之懇切斷鞅
之狂愚臣雖不省耻在二賢後也至以目疾累表求
解機政授禮部侍郎進秩吏部會遷秘閣命兼秘書
監選三館書置閣中俾至總之至每與李昉王化基
等觀書閣下上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與焉
至是昇秘閣次於三館從至請也上嘗臨寺秘閣出
草書千字文爲賜至勒石上曰千文乃梁武得破碑
鍾繇書命周興嗣次韻而成理無足取若有資於教
化莫孝經若也乃書以賜至薦潘慎修舒雅杜鎬吳

淑等入直館校理請購亡書間以新書奏御必便
坐延見恩禮甚原淳化五年兼判國子監至上言五
經書疏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
未備豈副仁君垂訓之意今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僊
佺皆勵精強學博通經義望令重加讐校以備刊刻
從之後又引吳淑舒雅杜鎬檢正譌謬至與李沆總
領而裁處之至道初真宗初正儲位以至與李沆並
兼賓客詔太子事以師傅禮真宗每見必先拜至等
上表不敢當禮詔答曰朕旁稽古訓肇建承華用選
端良資於轉導藉卿宿望委以護調蓋將勗以謙冲

故乃異其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知子之心至等
相率謝太宗謂曰太子賢明仁孝國本固矣卿等可
盡心規誨若動皆由禮則宜贊助事有未當必須力
言至於禮樂詩書義有可裨益者皆卿等素習不假
朕之言諭也真宗卽位拜工部尚書參知政事一日
上訪以靈武事至上疏曰河湟之地夷夏雜居是以
先王置之度外繼遷異類騷動疆場然膂不足弭其
患擢髮不足數其罪然聖人之道務屈己含垢以安
億民蓋所損者小所益者大望陛下以元元爲念不
以巨憝介意料彼脅從亦厭兵久矣苟朝廷舍之不

問啖以厚利縻以重爵亦安肯迷而不復訖於淪胥哉昨鄭文寶絕青鹽使不入漢界禁粒食使不及羗夷致彼有詞而我無謂此之失策雖悔何追今若復禁止不許通糧恐非制敵懷遠不戰屈人之意昔唐代宗雖罪田承嗣而不禁魏鹽陛下宜行此事以安邊鄙使其族類有無交易售鹽以利之通糧以濟之彼雖遠夷必然向化互相誥諭一旦懷恩舍逆効順則繼遷豎子孤而無輔又安能爲我蜂虿哉今靈州不可不棄非獨臣愚以爲當然若移朔方軍額於環州亦一時之權也或指靈州爲咽喉之地西北要衝

安可棄之以爲敵有此不智之甚非臣之所敢知也後靈武卒不能守咸平元年以目疾求解政柄授武信軍節度入辭節制不允居二年徙知河南府四年以病求歸本鎮許之詔甫下卒年五十五贈侍中詔給其子惟良惟允惟熙等奉終制至嘗師徐鉉手寫鉉及其弟鍇集置於几案又賦五君詠為鉉及李昉石熙載王祐李穆作也至剛嚴簡重人士罕登其門性吝嗇幼育於知審及貴即逐其養子以利其資知審因至亦至右金吾衛大將軍

辛仲甫字之翰汾州孝義人曾祖實石州推官祖迪

壽陽令父藩河東節度判官仲甫少好學及長能吏
事偉姿儀器局沉厚周廣順中郭崇掌親軍領武定
節制署仲甫掌書記顯德初出鎮澶淵仍署舊職崇
所親吏為廂虞候部民有被劫殺者訴陰識賊魁即
捕盜吏也官不敢詰仲甫請自捕逮鞠之吏故稽其
獄仲甫曰民被寇害而使自誣服蠹政甚矣焉用僚
佐為請易吏以雪寃憤崇悟移鞠之乃得實狀崇移
鎮真定改深趙鎮觀察判官太祖受命以崇為監軍
陳思誨密奏崇有姦狀上怒且疑遣中使馳往驗之
未至崇憂懣失據謂賓佐曰苟王人不察為之柰何

皆愕相視仲甫曰皇帝膺運公首効節軍民處置率
循常度且何以加辭第遠領使者率僚屬盡郊迎禮
聽彼伺察久當自辨矣崇如其言使者至視崇無他
意還奏上大嘉歸罪於思誨仲甫又隨崇為平盧軍
節度判官崇卒改鄆齊觀察判官累雪寃枉乾德五
年入拜右補闕出知光州州有橫河與城直會霖潦
暴疾水溢潰廬舍仲甫集船數百艘軍資民儲皆賴
以濟六年移知彭州州卒誘營兵及諸屯戍謀以長
春節宴集日為亂屬春初仲甫出城巡視見壕中草
深意可藏伏命燒薙之兇黨疑謀泄有自首者禽百

餘人盡斬之先是州少種樹暑無所休仲甫課民栽柳蔭行路郡人德之名為補闕挾太祖問群臣文武兼資者為誰趙普以仲甫對徙益州兵馬都監代還選為三司戶部判官太平興國初遷起居舍人奉使契丹遼主問党進何如人如進之比有幾仲甫曰國冢名將輩出如進鷹犬材耳何足道哉遼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遼主竟不能屈使還以刑部郎中知成都府既至奏免歲輸銅錢罷權酤政尚寬簡蜀人安之八年加右諫議大夫時彭州盜賊連結為害詔捕未獲仲甫誘令自縛詣吏

者凡百餘人餘因散去九年入知開封府拜御史中丞雍熙二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端拱中進戶部侍郎時呂蒙正以長厚居相位王沔任事仲甫從容其間而已淳化二年以足疾罷為工部尚書出知陳州代歸會蜀有寇以仲甫素著恩信將令輿疾招撫以疾未行無何以太子少保致仕真宗即位加太子少傅咸平五年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子若冲若海若濛若濟若渝皆能其官孫有孚有隣俱舉進士王沔字楚望濟州人太平興國初舉進士解褐大理評事四年太宗親征太原見於行在授著作郎直史

館遷右拾遺出爲京西轉運副使明年加右捕關知
懷州八年春與宋白賈黃中等同知貢舉擢禮部郎
中樞密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賜
第崇德坊雍熙元年加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端拱
初改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淳化初宰相趙普出守西
洛呂蒙正以寬簡自任政事多決於沔沔與張齊賢
同掌樞務頗不叶齊賢出知代州沔遂爲副使參預
政事陳恕好苛察亦嘗與沔忤淳化二年齊賢洎恕
參知政事沔不自安慮僚屬有以中書舊事告齊賢
等會左司諫王禹偁上言自今宰相及樞密使不得

於本廳見客許於都堂延接沔喜即奏行之直史館
謝泌以爲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疏駁之太宗追還
前詔沔暨恕因是罷守本官翌日蒙正亦罷沔見上
涕泣不願離左右未幾鬚鬢皆白會省吏事發連中
書因有奏毀者上語毀者曰呂蒙正有大臣體王沔
甚明敏毀者慙而止三年上欲黜陟官吏命沔與謝
泌王仲華同知京朝官考課沔上言應京朝官殿犯
乞令刑部條報以贓及公私罪分三等以聞立法苛
察欲因是以求再用受命甫旬日方視事以暴疾卒
年四十二贈工部尚書沔聰察敏辯有適時之用上

前言事能委曲敷繹每對御讀所試進士辭賦音吐
明暢經讀者多中高第性苛刻少誠信掌機務日凡
謂見者必啗以甘言皆喜過望既而進退非允人胥
怨之汚第淮太平興國五年進士任殿中丞嘗掌香
樂權易院坐贓論當棄市以汚故詔杖一百降定遠
主簿汚以是類為寇準所詆云

溫仲舒字秉陽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為大
理評事通判吉州再遷秘書丞知汾州坐事除名未
幾復起為右贊善大夫通判睦州端拱初拜右正言
直史館判戶部憲由司三年拜工部郎中樞密直學

士知三班院秋彗星見召對別殿仲舒以為國家平
太原以來燕代之交城守年深殺傷剽掠彼此迭見
大河以北農桑廢業戶口減耗凋弊之餘極力奉邊
丁壯備徭老弱供賦遺廬壞堵不亡即死邪人媚上
猶云樂輸加以兵卒踐更行者辛苦居者怨曠願推
恩宥以綏民庶太宗嘉納之遂赦河北淳化二年拜
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樞密院事四年罷知
秦州先是俗雜羗戎有兩馬家朶藏梟波等部唐末
以來居於渭河之南大洛小洛門砦多產良木為其
所據歲調卒采伐給京師必以貲假道於羗戶然不

免攘奪甚至殺掠爲平民患仲舒至部兵歷按諸砦諭其酋以威信諸部獻地內屬旣而悉徙其部落於渭北立堡砦以限之民感其惠爲畫像祠之會有言仲舒生事者上謂近臣曰仲舒嘗總機密之職在吾左右當以綏懷爲務古者伊洛之間尚有羗渾雜居况此羗部內屬素居渭南土著已久一旦擅意斥逐或至騷動又煩吾關右之民乃命知鳳翔薛惟吉與仲舒對易其任連知興元江陵二府加給事中會內侍藍繼宗使秦州還言得地甚利乃召仲舒拜戶部侍郎尋參知政事二砦後爲內地歲獲巨木之利咸

平初拜禮部尚書罷政出知河陽踰年知開封府五年以京府務劇求罷遂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尋遷刑部尚書知天雄軍徙河南景德中并州缺守上以北門重鎮須大臣鎮撫非張齊賢温仲舒不可令宰相諭旨皆不願往未幾復知審官院大中祥符中進職戶部尚書三年判昭文館大學士命下卒年六十七贈左僕射諡恭肅仲舒敏於應務少與吕蒙正契厚又同登第仲舒黜廢累年蒙正居中書極力援引及彼任用反攻蒙正士論薄之自爲正言至貳樞密皆與寇準同進時人謂之温寇子嗣宗嗣良嗣先嗣立

仲舒既卒帝憫其孤弱並祿以官

王化基字永圖鎮定人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爲大理評事通判常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知嵐州時趙普爲相建議以驟用人無益于治改淮南節度判官入爲著作郎遷右拾遺抗疏自薦太宗覽奏曰化基自結人主慷慨之士也召試知制誥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一日侍便殿問以邊事對曰治天下猶植木焉所患根本未固固則枝幹不足憂朝廷治則邊鄙何患乎不安又嘗令薦士卽一疏數十人王嗣宗薛映耿翠皆其人也化基嘗慕范滂爲人獻澄清

畧言時事有五其一復尚書省曰國家立制動必法天尚書省上應玄象對臨紫垣故六卿擬喉舌之官郎吏應星辰之位斯實乾文昭著故事具明方今省署名實未稱六三司使額乃近代權制判官推官勾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孔自勾押前後行皆州郡吏局之名請廢三司止於尚書省設六尚書分掌其事廢判官推官設郎官分掌二十四司及左右司公事使一人掌一司廢孔自勾押前後行為都事主事令史廢勾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等司歸比部及左右司如此即事益精詳且盡去州郡吏局之名也六卿

如闕即選名品相近有才望者權之郎官如闕則於
兩省三院選名幹有清望者依資除之其二十四司
公事若繁簡不同望下本省府屬參酌其類均而行
之其二慎公舉曰朝廷頻年下詔以類求人但聞例
得舉官未見擇其舉主欲望自今先責朝官有聲望
者各舉所知其舉到官負則置籍并舉主名姓籍之
所舉之官實著廉能則特旌舉主若所舉貪冒敗事
連坐舉主陛下自登寶位十年于茲七經選掄得人
多矣然下僚遠官不無沉滯望令採訪司及州郡長
吏廉察以聞籍以待用則下無遺材矣其三懲貪吏

曰貪吏之於民其損甚大屈法煩刑徇私肆虐使民
之受害甚於木之受蠹若乃用其非人而不繩以法
雖夷齊顏閔不能自見蓋中人之性如水之在器方
負不常顧用之者何如爾望令諸路轉運使副兼採
訪之名責以覺察州府軍監長吏得失俟其澄清部
內則待以不次之擢置於侍從之間所貴周知物理
能備顧問且足為外官之勸也其四省冗官曰古人
建官初不必備者惟得其人也國家封疆雖踰前世
而分設庶官實倍常數意欲盡籠天下之利而民物
轉加凋弊二十年前江淮諸郡揚楚最居要衝務穰

事衆地廣民繁然止設知州一人署領官事其餘通判官推官及州官等悉皆分筦權務倉庫當時事無不集兼少獄訟其後十年臣任揚州時朝廷添置監臨使臣等職實踰本州官數諸州冗員似此非一今以朝官諸色使臣及縣令簿尉等高卑相折而計之一八月費不啻十千以千人約之歲計用十餘萬千更倍萬約之萬又過倍使皆廉吏止縻公帑設或貪夫參錯其間則取於民者又加倍焉望委各路轉運使副與知州同議裁減若縣令簿尉等官自前多不備置可兼者兼之如此則冗官汰矣其五擇遠官曰

負罪之人多非良善貪殘兇暴無所不至若授以遠方牧民之官其或怙惡不悛恃遠肆毒小民罹殃卒莫上訴甚非撫綏遠人之意也若自今以往西川廣南長吏不任負罪之人則遠人受賜矣書奏太宗嘉納之初柴禹錫任樞密有私受人金而禹錫實不知也參知政事陳恕欲因以中禹錫太宗怒引囚訊其事化基爲辨其誣太宗感悟以化基爲長者淳化中拜中丞俄知京朝官考課遷工部侍郎至道三年超拜參知政事咸平四年以工部尚書兼知揚州移知河南府進禮部尚書大中祥符三年卒年六十七贈

右僕射謚惠獻化基寬厚有容喜愠不形僚佐有相
凌傷者輒優容之在中書不以蔭補諸子官然善教
訓故其子舉正舉直舉善舉元皆有所立

舉正字伯仲幼嗜學厚重寡言化基以爲類已器愛
異諸子以蔭補秘書省校書郎進士及第知伊闕任
丘縣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真宗實錄院檢討國史編
修官三遷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修三朝寶訓
同修起居注擢知制誥其妻父陳堯佐爲相改龍圖
閣待制堯佐罷以兵部郎中復知制誥爲翰林學士
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前一日吏有馳報者舉正

方燕居齋舍徐謂吏曰安得漏禁中語旣入謝仁宗
曰卿恬於進取未嘗于朝廷以私故不次用卿時陝
西用兵呂夷簡以宰相判樞密院舉正曰判名重不
可不避也乃改兼樞密使遷給事中御史臺舉李徽
之爲御史舉正友婿也格不行徽之訟曰舉正妻悍
不能制如謀國何歐陽修等亦論舉正懦默不任事
舉正亦自求去遂以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
許州光化軍叛卒轉寇傍境而州兵有謀起爲應者
舉正潛捕首惡者斬之徙知應天府累遷左丞皇祐
初拜御史中丞乃奏張堯佐庸人緣妃家一日領四

使使賢士大夫無所勸不報舉正因留班廷諍乃奪
宣徽景靈二使又曰先朝用人雖守邊累年者官止
遥郡刺史今所用未盡得人而尅期待遷使後有功
者何所勸耶且轉運使察官吏能否生民休戚賴焉
命甫下而數更不終歲而再易恩澤所以未宣民疾
所以未瘳者職此故也御史唐介坐言事貶春州舉
正力言之介得徙英州居半歲堯佐復爲宣徽使家
居凡七上疏及狄青爲樞密使又言青出兵伍不可
爲執政力爭不能奪因請解言職帝稱其得風憲體
遣賜就第賜白金三百兩除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

知河南府入兼翰林侍讀學士每進讀及前代治亂
之際必再三諷諭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
諡安簡賜黃金百兩文章雅厚如其爲人有平山集
中書制集內制集五十卷

舉元字懿臣以上父章賜進士出身知潮州江水敗
隄盜乘間竊發舉元夜召里豪計事盜旣獲乃治隄
爲河陰發運判官或言大河決將犯京師舉元適入
對具論地形證其妄已而果然歷郡牧戶部判官京
東轉運使沙門島多流人守吏顧貨橐陰殺之舉元
請立監以較賞罰自是全活者衆徙淮南河東夏人

來爭屈野地舉元從數騎度河設幕與之議示以赤心夏人感服治平中又徙成都邛井鹽歲入二百五十萬爲丹稜卓箇所侵積不售下令止之鹽登於舊召提舉在京修造英宗勞之曰官廬舍害於水僅有存者卿究心公家毋憚其勞俄進鹽鐵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滄州改河北都轉運使知永興軍慶人夏人屯境上有窺我意舉元使二裨將以千騎扼其要害長安遣從事來會兵涇原戒勿輕舉大將竇舜卿銳意請行不聽舉元曰不過三日虜去矣至期果去神宗以細札諮攻守策舉元請省官減戍益備去兵勿營亭障輿論不合遂引疾求解徙陳州未行而卒官至給事中年六十二子詔

詔字景獻用蔭補官通判廣信軍事知博州魏俗尚椎剽姦盜相囊橐詔請開反告殺并贖罪法以携其黨元祐初朝廷起回河之議未決而開河之役遽興詔言河朔秋潦水淫爲菑民人流徙賴發廩振贍恩稍蘇其生謂宜安之未可以力役傷也從之擢開封府推官富民貸後絕僧牒爲緡錢十三萬踰期復責倍輸身死貲籍又錮其妻子詔請免之出爲滑州州屬縣有退灘百餘頃歲調民刈草給河隄民病其役

詔募人佃之而收其餘爲度支郎中使契丹時方討西夏迓者耶律誠欲嘗我言曰河西無禮大國能容之乎詔曰夏人侮邊旣正其罪矣何預兩朝和好事入賀故事跪而飲盖有誤拜者乃彊詔詔曰南北百年所守者禮其可紛更耶卒跪飲之崇寧中由大理少卿爲卿徙司農御史論詔在滁日請蘇軾書醉翁亭碑罷主崇福宮旋知汝州鑄錢卒罵大校詔斬以徇而上章待罪除直秘閣言者復挾滁州事罷去起知深究二州徙同州過闕留爲左司郎中遷衛尉太府卿刑部侍郎詳定敕令舊借緋紫者不佩魚詔言

章服所以辨上下今與胥吏不異遂皆佩魚歷工兵戶三部侍郎轉開封尹時子璠使京西攝尹洛父子兩京相望人以爲榮進刑部尚書拜延康殿學士提舉上清寶籙宮復爲工部尚書徽宗閱其老命毋拜詔皇恐於是但朝朔望俄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九

論曰自昔參大政贊機務非明敏特達之士不能勝其任若又飭以文雅濟以治具則盡善矣若水機鑒明敏儒而知兵李至剛嚴簡重好古博雅其於柄用宜矣王沔臨事精密能遠私謁而考課之議頗傷苛

刻仲甫以吏事為時用未免苟容之誚瑕瑜固不相掩也仲舒見舉於蒙正而反攻其短易簡不能周恤光逢而置之死地其不可與郭贇辨曹彬之誣化基伸禹錫之枉同日而語也明矣此純厚長者之稱所以獨歸於二子歟舉正繼踐台佐得風憲體舉元任職邊郡有持重稱矧詔之父子又並尹兩京克濟其美何王氏子孫之多賢也

列傳卷第二十五

列傳卷第二十六

宋史二百六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軍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勅修

張宏

趙昌言

陳恕

魏羽附劉式

劉昌言

張洎

李惟清

張宏字巨卿青州益都人高祖茂昭唐益定節度使

曾祖玄易州刺史祖持蒲城令父峭業春秋一舉不

第退居丘園後唐天成中以賢帥後補協律郎至平

利令宏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宣

州改太子中允直史館遷著作郎賜緋魚預修太平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第二十六

御覽歷左拾遺六年出爲峽路轉運副使就加左補
闕會省副使知遂州以勤幹聞入爲度支員外郎雍
熙中呂蒙正李至張齊賢王沔薦其文行政主客郎
中史館修撰數日以本官充樞密直學士賜金紫太
宗召對便殿謂曰成都重地卿爲朕鎮之因厚賜以
遣至鄭州促召歸闕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會太
宗親試禮部不合格貢士令樞密院給牒因謂宏曰
朕自御極以來親擇群材大者爲棟梁小者爲榱桷
卿與呂蒙正皆中朕選大臣頗有沮議非朕獨斷豈
能及此乎宏頓首謝時河朔用兵宏居位無所建白

御史中丞趙昌言多言邊事乃以昌言副樞密宏爲
中丞兩更其職端拱初改工部侍郎再爲樞密副使
淳化二年以吏部侍郎罷俄判吏部銓權知開封府
太宗御便殿慮囚以府獄多壅詔劾其官屬宏等頓
首請罪乃釋之真宗尹京宏罷奉朝請至道初出知
潞州二年就轉右丞真宗即位加工部尚書咸平
初還朝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二年真宗以上
封者衆慮其稽留命宏與王旦知登聞鼓院再掌吏
部選四年卒年六十三廢朝贈右僕射命中使泣葬事
錄其子可乂大理評事可道太祝可度奉禮郎宏循

謹守位不求赫赫之譽歷踐通顯未嘗敗事可久至
虞部員外郎可道國子博士可度太子中舍

趙昌言字仲謨汾州孝義人父叡從事使府太宗尹
開封選為雍丘太康二縣令後終安申觀察判官昌
言少有大志趙逢高錫寇準皆稱許之太平興國三
年舉進士文思甚敏有聲於場屋為貢部首薦廷試
日太宗見其辭氣俊辯又覩其父名謂左右曰是嘗
為東畿宰朕之生辰必獻詩百韻為壽善訓其子亦
為可嘉也擢寘甲科為將作監丞通判鄂州拜右拾
遺直史館賜緋魚選為荆湖轉運副使遷右補闕會

省副職改知青州入拜職方員外郎知制誥預修文
苑英華雍熙初加屯田郎中明年同知貢舉俄出知
天雄軍時曹彬崔彥進米信失律于岐溝昌言遣觀
察支使鄭蒙上疏請誅彬等優詔褒荅召拜御史中
丞太宗宴金明池特召預焉憲官從宴自昌言始也
河東用兵樞密副使張宏循默守位昌言多條上邊
事太宗即以昌言為左諫議大夫代宏為樞密副使遷
工部侍郎時鹽鐵副使陳象輿與昌言善知制誥胡
旦度支副使董儼皆昌言同年右正言梁顥嘗在大名
幕下四人者日夕會昌言之第京師為之語曰陳三

夏董半夜有傭書翟穎性險誕與旦狎旦為作大言之辭使穎上之為穎改姓名周馬以為唐馬周復出也其言多毀時政自薦為大臣及歷舉數十人皆公輔器期昌言為內應陳王尹開封庶知以聞詔捕穎繫獄鞠之盡得其狀昌言坐貶崇信軍節度行軍司馬穎杖脊黥面流海島禁錮終身初太宗厚遇昌言垂欲相之趙普以勲舊復入惡昌言剛戾乃相呂蒙正裁數月會有穎獄普以昌言樹黨再勸太宗誅之太宗特寬焉淳化二年起昌言知蔡州逾年召拜右諫議大夫或議弛茶鹽禁以省轉漕命昌言為江淮

兩浙制置茶鹽使昌言極言非便太宗不納趣昌言往昌言固執如初即以戶部副使雷有終代之卒以無利而罷昌言復知天雄軍賜錢二百萬大河貫府境豪民峙芻交圖利誘姦人潛穴隄防歲仍決溢昌言知之一日隄吏告急命徑取豪家廩積以給用自是無敢為姦利者屬澶州河決流入御河漲溢浸府城昌言籍府兵負土增隄數不及千乃索禁卒佐役皆偃蹇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汝輩食厚祿欲坐觀耶敢不從命斬衆股慄赴役不浹旬城完太宗手詔褒諭之召拜給事中叅知政事俾乘疾

置以入即赴中書時京城連雨昌言請出廐馬分牧外郡或以盛秋備敵馬不可闕昌言曰塞下積水敵必不至太宗從之未幾王小波李順搆亂于蜀議遣大臣撫慰昌言獨請發兵無使滋蔓廷論未決會嘉眉連陷始命王繼恩等分路進討昌言攝祭太廟宿齋中因召對滋福殿復贊兵計遂遣使督繼恩戰繼恩御衆寡術餘寇未殄握兵留成都士無鬪志郡縣復有陷者太宗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訖今三十年矣昌言知意即前指畫攻取之策太宗喜命昌言為川峽五十二州招安行營

馬步軍都部署昌言懇辭敦諭不許賜精鎧良馬白金五千兩別賜手札數幅皆討賊方畧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度既行有奏昌言無嗣鼻折三根頗有反相不宜遣握兵入蜀後旬日召宰相於北苑門曰昨令昌言入蜀朕思之有所未便且蜀賊小醜昌言大臣未易前進且令駐鳳翔止遣內侍衛紹欽齎手書指揮軍事亦可濟也詔書追及昌言已至鳳州留候館百餘日賊平改戶部侍郎罷政事知鳳翔府徙澶涇延三州真宗即位遷兵部侍郎知陝州表求還京不許未幾移知永興軍咸平三年與呂蒙正寇準同召

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知審官院有言門資官不宜任親民昌言手疏以才不才在人豈以寒雋世家為限遂罷其議加工部尚書仍兼中丞先時多遣臺吏巡察群臣踰越法式者昌言建議請準故事令左右巡使分領之會知審刑院趙安仁判大理寺韓國華斷獄失中解職昌言因上言詳斷官宜加慎擇自今有議刑不當嚴示懲罰授以遠官若有罪被問不即引伏者許令追攝又天下大辟斷訖皆錄款聞奏付刑部詳覆用刑乖理者皆行按劾惟開封府未嘗奏案或斷獄有失止罪元勘官吏知府判官推官檢法官

皆不及責則何以辯明枉濫表則方夏望自今如外州例施行從之會孟州民常德方訟臨津尉任懿以賄登第事下御史乃知舉王欽若受之昌言以聞欽若自訴詔邢昺覆案坐昌言故入奪官貶安遠軍行軍司馬移武勝軍景德初拜刑部侍郎求兼三館職命判尚書都省真宗幸澶淵以盟津居要增屯兵命知河陽歷知天雄軍府境内有小盜昌言榜諭能告執者給賞牙吏即遷職樞密使王繼英以為小盜不當擅為賞格乃訪昌言易其榜有勞者俟朝旨未幾徙知鎮州遷戶部侍郎大中祥符二年卒年六十五

贈吏部尚書謚曰景肅錄其子慶嗣為國子監丞賦
祿終喪姪孫允明同學究出身昌言喜推獎後進掌
漕湖外時李沆通判潭州昌言謂有台輔之量表聞
于朝王旦宰岳州平江昌言一見識其遠大以女妻
之後皆為賢相王禹偁自卑秩擢詞職亦昌言所薦
也昌言強力尚氣槩當官無所顧避所至以威斷立
名雖屢經擯斥未嘗少自抑損然剛愎縱率對僚吏
倨慢時論以此少之慶嗣至太子洗馬

陳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人少為縣吏折節讀書江南
平禮部侍郎王明知洪州恕以儒服見明與語大奇
之因資送令預計偕太平興國二年進士解褐大
評事通判洪州恕以鄉里辭改澧州澧自唐季為節
鎮兼領吏多緣簿書亂沒為姦恕盡摘發其弊郡中
稱為強明以吏幹聞召入為右贊善大夫同判三司
勾院遷左拾遺充度支判官與判使王仁贍庭爭本
司事仁贍屈伏坐貶秩擢恕為度支員外郎仍舊職
再遷工部郎中知大名府時契丹內寇受詔增浚城
隍其器用取於民者不時集恕立擒府中大豪一人
會將吏將斬之宗族號愬賓佐競前請救大豪叩頭
流血請翌日集事違期甘死恕令械之以徇民皆恐

慄無敢後期者數日功就會契丹引去召入爲戶部郎中戶部副使遷右諫議大夫知澶州驛召爲河北東路營田制置使太宗諭以農戰之旨恕對曰古者兵出於民無寇則耕寇至則戰今之戎士皆以募致衣食仁給縣官若使之冬持兵禦寇春執耒服田萬一生變悔無及矣太宗曰卿第行朕思之恕行數日果有詔止令修完城堽通道溝瀆而已營田之議遂寢俄知代州入判吏部選事拜監鐵使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遷給事中叅知政事數月太宗言及戶部使樊知古所部

不治恕與知古聯事情好款洽密與語之欲知古修舉其職知古懇於太宗太宗怒恕泄禁中語罷守本官旋出知江陵府大發群吏姦賊坐徒流停廢者甚衆郡內惕息淳化四年太宗從魏羽段惟一之請分三司爲十道置左右計使以魏羽董儼分主之召恕爲工部侍郎充總計使判左右計事左右計使分判十道事凡議論計度並令恕等叅預恕以官司分隸政令互出難以經久極言其非便歲餘果罷復以恕爲鹽鐵使時太宗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二十七人對於崇政殿詢以計司利害溥等言條目煩多

不可以口占願給筆札以對太宗遣中黃門送詣相
府限五日悉條上之溥等共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
四事付有司行之其十九事下恕等議可否遣知雜
御史張秉中使張崇貴監議令中書籍其事專檢舉
之無致廢格賜溥等白金緡錢悉補侍禁殿直領其
職太宗謂宰相曰溥等條奏事頗有所長朕嘗語恕
等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若錢穀利病頗自幼
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
剖陳必有所益恕等剛強終不肯降意詢問呂端對
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寇準曰夫子入太廟每事問

乃以貴下賤先有司之義後數日太宗又曰國家歲
入財數倍於唐唐中葉以降藩鎮擅命征賦多不入
公家下陵上替經制隳壞若前代為得即已致太平
豈復煩朕心慮也因召恕等責以職事曠廢恕等對
曰今土宇至廣庶務至繁國用軍須所費浩瀚又遇
諸州凡有災沴必盡蠲其租臣等每舉權利朝廷必
以侵民為慮皆尼而不行縱使耿受昌桑弘羊復生
亦所不逮臣等駑力惟盡心薄領終不足上裨聖治
太宗曰卿等清而不通專守繩墨終不能為國家度
長挈大剖煩折滯只如京城倉庫主吏當改職者簿

領中壹處節目未備即至十年五年不決以致貧無資給轉徙溝壑此卿等之過豈不傷和氣哉恕等頓首謝五年賜三司錢百萬募吏有能言本司不便者令恕等量事大小以錢賞之錢盡更給至道二年欲併三司命官總判其勾院磨勘理欠憑由支收行帳提點等司令恕條列其事以聞恕奏曰伏以封域寔廣財穀繁多三司之中簿牒填委朝廷設法督責尤嚴官吏救過不暇若爲三部各設主司擇才非難辦事亦易事辦過鮮不撓上心此亦一時之良策也其勾院磨勘兩司出於舊制關防之要莫加於此理欠

憑由三司雖非舊設自理欠失序憑由散落故設二司專令典掌綱目咸具制置有倫逋欠無失理之名憑由鮮流散之弊實亦要切不可廢除若兩司併委一官方及判官一員之事其主轄支收司先因從京支度財貨轉輸外地此除彼附照驗稽滯若京城得賢主吏使居此司專行檢轄凡支撥官物便給除破文憑知於所司置簿記錄催到收附文記即乃勾銷簿書取捷之門亦爲允當其行帳司近日權置了絕舊帳帳目告盡司額自除提點司是中旨特置提振三司廢怠之事固非有司敢得擬議也詔三司都憑由

理欠司宜令為一處命官兼判應諸道逋負官物令
三司逐部理約理欠司但總其所逋之數糾督之餘
悉從恕奏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
恕閣之等為三等語副使宋大初曰吾觀下等固滅
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
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為
三法行之貨財流通峽路諸州承孟氏舊政賦稅輕
重不均閬州稅錢千八百為一絹果州六百為一絹
民前後擊登聞鼓陳訴歷二十年詔下本道官吏因
循不理轉運副使張曄年少氣銳會受詔按覆即便

宜行之恕奏曄擅改法計果州一歲虧上供絹萬餘
曄坐削一任免恕每便殿奏事太宗或未深察必形
誚讓恕歛板蹶縮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容俟意稍
解復進慈執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三四太宗以
其忠多從之遷禮部侍郎真宗即位加戶部命條具
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
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臣是以不敢進真宗嘉
之咸平二年帝北巡克行在轉運使俄以母老求解
拜吏部侍郎知通進銀臺封駁司審官院上言封駁
之任實給事中之職隸於左曹雖別建官局不可失

其故號請以門下封駁事隸銀臺司從之五年知貢
舉恕自以洪人避嫌凡江南貢士悉被黜退又擢官舉
非其人之條故所取甚少而所取以王曾為首及廷
試糊名考校曾復得甲科時議稱之恕每自歎曰吾
得曾名世才也不愧於知人矣恕事母孝母亡哀慕
過甚不食葷茹遂至羸瘠起復視事遷尚書左丞權
知開封府恕已病猶勉強親職數月增劇表求館殿
之職獲奉以濟其貧真宗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
去是時寇準罷樞密使恕即薦以自代遂以準為三
司使恕為集賢學士判院事準即檢尋恕前後改革

立之事類以為冊及以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恐
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
舊貫至李諮為三司使始改茶法恕之規模漸革矣
帝重恕詔大醫診療百日有司請停奉不許未幾卒
年五十九恕將卒口占遺奏及約束後事送終之具
無不周悉真宗悼惜廢朝贈吏部尚書錄其子執中
為太常寺太祝執古為奉直學士恕頗涉史傳多識典
故精於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前後掌利柄
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有稱職之譽善談論聽
者忘倦素不喜釋氏嘗請廢譯經院辭甚激切真宗

曰三教之興其來已久前代毀之者多矣但存而不
論可也恕性吝恕子淳私用錢及寢疾上言淳不率
教導多與非類遊常習武藝願出為外州軍校真宗
曰戎校管鎮兵非丞郎家子弟所涖也以為滁州司
馬恕卒召復舊官後竟以賄敗執中至同中書門外
平章事別有傳執古至虞部員外郎執方執禮並太
子中舍

魏羽者字垂天歙州婺源人少能屬文上書李煜署
弘文館校書即時建當塗縣為雄遠軍以羽為判官
水師渡江出其境羽以城降太祖擢為太子中舍仍

舊職金陵平入朝出知興州太平興國初知棣州改
京兆府六年受詔詣瀛州覆軍市租得隱漏數萬計因
上言本州錄事叅軍郭震十年未代河間令崔能前
任即墨未滿歲遷秩有司調選失平䟽遠何由聞達
請罪典司以肅欺弊上賜詔褒諭復命遷太常博士
知宋州又徙閬州就改膳部員外郎丁外艱起復涖
事入判大理寺歷度支戶部二判官召拜本曹郎中
因上䟽言三司職官頗衆願省其半可以責成仍條
列利病凡二十事詔下有司詳議皆以為便改鹽鐵
判官時北邊多警朝議耕戰之術以羽為河北東路

營田副使改兩浙轉運使遷兵部郎中淳化初選為秘書少監踰月遷左諫議大夫俄拜度支使改鹽鐵使四年併三部為一司以羽判三司先是三司簿領堆積吏緣為姦雖嘗更立新制未為適中是冬羽上言依唐制天下郡縣為十道兩京為左右計各署判官領之制三司使二員以羽為左計使董儼為右計使中分諸道以隸焉未久以非便罷守本官出知滑州丁內艱起復加給事中徙潭州遣使諭旨真宗即位遷工部侍郎連徙杭揚二州召權知開封府車駕北巡判留司三司再為戶部度支使咸平四年以疾

解職拜禮部侍郎謝日召升便殿從容問諭勉以職藥月餘卒年五十八羽涉獵史傳好言事淳化中許王暴薨或有以官府舊事上聞者太宗怒追捕僚吏將窮究之羽乘間上言曰漢戾太子竊弄父兵當時言者以其罪當管耳今許王之過未甚於是太宗嘉納之繇是被劾者皆獲輕典嘗建議有唐以來凡制詔皆經門下省審有非便者許其封駁請遵故事擇名臣專領其職迄今不廢羽強力有吏幹尤小心謹事太宗嘗謂左右曰羽有心計亦明吏道但無執守與物推移耳歷劇職十年始踰四十鬚鬢盡白亦可

憐也羽出入計司凡十八年習知金穀之事然頗傷煩急不達大體景德二年長子玠卒其妻自陳家貧無祿上憫之次子校書郎瓘為奉禮郎後為殿中丞琰為太子中舍孫平仲天禧三年同進士出身羽同時有劉式者亦久居計司初端拱中三年磨勘之法首以式主之

式字叔度袁州人也李煜時舉三傳中第歸宋歷遷大理寺丞贊善大夫監通州豐利監及主三司都磨勘司仍賜緋式又建議置主轄支收司以謹財賦出納時以為當遷秘書丞與陳靖使高麗至道中併三勾院為一命式領之再轉工部員外郎賜金紫遷刑部式深究簿領之弊江淮間舊有橫賦逋積至多式奏免之人以為便然多所修奏檢校過峻為下吏所訟免官卒真宗追錄前効賜其子立本學究出身次子立之後為國子博士立德立禮並進士及第立禮為殿中丞

劉昌言字禹謨泉州南安人少篤學文詞靡麗本道節度陳洪進辟功曹叅軍掌牋奏洪進遣子文顯入貢令昌言偕行太祖親勞之太平興國二年洪進歸朝改鎮徐州又辟推官五年舉進士入格太宗初惜

科第止授歸德軍掌書記八年復舉得第遷保信武
信二鎮判官宰相趙普鎮南陽重昌言有吏幹錢俶
帥鄧表薦之移泰寧軍節度判官入為左司諫廣南
安撫使淳化初趙普留守西京表為通判委以府政
普疾屬昌言後事普卒昌言感普知已經理其家事
太宗以為忠於所舉拜起居郎賜金紫錢五十萬連
對三日皆至日盱昌言捷給詆詭能揣人主意無不
稱旨太宗謂宰相曰昌言質狀非偉若以貌取失之
子羽矣遷工部郎中踰月守本官充樞密直學士與
錢若水同知審官院二十八日遷右諫議大夫同知

樞密院事昌言驟用不為時望所伏或知其闡語難
曉太宗曰惟朕能曉之又短其委母妻鄉里十餘年
不迎侍別娶旁妻太宗既寵之詔令迎歸京師本州
給錢辨裝縣次續食時又有光祿丞何亮家果州秘
書丞陳靖家泉州不迎其親下詔戒論文武官父母
在劍南峽路漳泉福建嶺南皆令迎侍敢有違者御
史臺糾舉以聞昌言自以登擢非次懼人傾奪會誅
凶人趙贊昌言與贊素善前在河南嘗保任之心不
自安因太宗言及近侍有與贊交者昌言蹶然出位頓
首稱死罪太宗慰勉之然自此惡其為人以給事中

罷出知襄州上言水旱民輸稅愆期舊制六月開倉
臣今先一月許所在縣驛輸納以便民獲盜當部送
闕下臣恐吏柔懦不能制再亡命配隸軍籍此二事
臣從便宜不如詔書慮讒慝因而浸潤願陛下察之太宗
下詔責其不循舊章歛怨於民自今敢背棄詔條謹
責不復恕至道二年徙知荆南府真宗即位就拜工
部侍郎咸平二年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子有方
比部員外郎有政虞部員外郎

張洎滁州全椒人曾祖暎澄城尉祖蘊泗上轉運巡
官父煦滁州司法椽洎少有俊才博通墳典江南舉

進士解褐上元尉李景長子弘冀卒有司謚武宣洎
議以為世子之禮但當問安視膳不宜以武為稱旋
命改謚擢監察御史洎自以論事稱旨遂肆彈擊無
所忌大臣游簡言等嫉之會景遷國豫章留煜居守
即薦洎為煜記室不得從未幾景卒煜嗣擢工部員
外郎試知制誥滿歲為禮部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
舍人清輝殿學士參預機密恩寵第一洎舊字師黯
改字偕仁清輝殿在後苑中煜寵洎不設離左右授
職內殿中外之務一以諮之每兄弟宴飲作妓樂洎
獨得預為建大第宮城東北隅及賜書萬餘卷煜嘗

至其第召見妻子賜予甚厚洎尤好建議每上言未
即行必稱疾煜手札慰諭之始復視事及王師圍城
踰年城危甚洎勸煜勿降每引符命云玄象無變金
湯之固未易取也北軍旦夕當自引退苟一旦不虞
即臣當先死既而城陷洎携妻子及橐裝自便門入
止宮中紹光政使陳喬同升閣欲與俱死喬自經氣
絕洎反下見煜曰臣與喬同掌樞務國亡當俱死又
念主在誰能為主白其事不死將有以報也歸朝太
祖召責之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
乃圍城日洎所草詔召上江救兵蠟丸書也洎頓首

請罪曰實臣所爲也犬吠非其主此其一爾他尚多
有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上奇之貸其死謂曰
卿大有膽不加卿罪今之事我無替昔日之忠也拜
太子中允歲餘判刑部太宗卽位以其文雅選直舍
人院考試諸州進士未幾使高麗復命改戶部員外
郎太平興國四年出知相州明年夏徙貝州是冬又
知相州部內不治轉運使田錫言其狀代還洎求見
廷辯上以其儒生不責以吏事詔不問令以本官知
譯經院遷兵部員外郎禮戶二部郎中雍熙二年同
知貢舉端拱初契丹寇邊詔羣臣言事洎上奏以練

兵聚穀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勿追爲要略會錢俶薨太常定謚忠懿洎時判考功爲覆狀經尚書省集議虞部郎中張佖奏駁曰按考功覆狀一句云亢龍無悔實非臣子而言者况錢俶生長島夷夙爲荒服未嘗略居尊位終是藩臣故名不可稱龍位不可爲亢其亢龍無悔四字請改正事下中書以詰洎對狀曰竊以故秦國王明德茂勳格于天壤處崇高之富貴絕纖介之譏嫌太常禮院稽其功行定茲嘉謚考功詳覆之際率遵至公故其議狀云茲所謂受寵若驚居亢無悔者也謹按易乾之九三云君子乾乾

夕惕若厲無咎王弼注云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履重剛之險因時而惕不失其幾可以無咎處下卦之極愈於上九之亢易例云初九爲元士九二爲大夫九三爲諸侯正義云易之本理以體爲君臣九三居下體之極是人臣之體也其免亢龍之咎者是人臣之極可以慎守免禍故云免亢極之禍也漢書梁商傳贊云地居亢滿而能以謹厚自終楊植許由碑云錙銖九有亢極一夫杜鴻漸讓元帥表云祿位亢極過踰涯量盧杞郭子儀碑云居亢無悔其心益降李翰書霍光傳云有伊周負荷之明無九三亢極之悔

張說祈國公碑云一無目牛之全一無亢龍之悔也况考功狀內止稱云受寵若驚居亢無悔卽本無亢龍無悔之語斯蓋張似擅改公奏罔冒天聰請以元狀看詳反坐其人以懲姦妄俄下詔曰張洎援引故實皆有依據張似學識甚淺敷陳失實尚示矜容免其黜降可罰一月俸洎未幾遷爲太僕少卿同知京朝官考課拜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又充史館修撰判集賢院事淳化中上令史館修撰楊徽之等四人修正入閣舊圖洎同奉詔因討論故事獨草奏以聞洎又言按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爲三署謂侍從供

奉之官今起居日侍從官先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東西列拜甚失北面向朝謁之儀請準舊儀侍從官先入起居行畢分侍立於丹墀之下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雅合於禮臣又聞古之王者躬勤庶務其臨朝之疏數視政事之繁簡唐初五日一朝景雲初始修貞觀故事自天寶兵興之後四方多故肅宗而下咸隻日臨朝雙日不坐其隻日或遇陰霽盛暑大寒泥濘亦放百官起居雙日宰相當奏事卽特開延英召對或夷蠻入貢勳臣歸朝亦特開紫宸殿引見陛下自臨大寶十

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雞鳴而起聽天下之政雖剛健不息固天德之常然而游焉息焉亦聖人之謨訓儻君父焦勞於上臣子緘默於下不能引大體以爭則忠良之心有所不至矣臣欲望陛下依前代舊規隻日視朝隻日不坐其隻日遇大寒盛暑陰靈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隻日於崇德崇政兩殿召對宰臣常叅官以下及非時蠻夷入貢勳臣歸朝亦特開上閣引見竝請準前代故事處分奏入不報時上令以儒行篇刻於版印賜近臣及新第舉人洎得之上表稱謝上覽而嘉之翼日謂宰相曰羣臣上章獻文朕無不再三省覽如張洎一表援引古今甚不可得可召至中書宣諭朕意數月擢拜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上顧謂近臣曰學士之職清要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爲之故事赴上日設燕教坊以禱戲進久罷其事至是令盡設之仍詔樞密直學士呂端劉昌言及知制誥柴成務等預會時以爲榮俄判吏部銓嘗引對選人上顧之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洎與錢若水同在禁林甚被寵顧時劉昌言驟擢樞要人望甚輕董儼方掌財賦欲以計傾之會楊徽之錢熙嘗言洎及若水旦夕

當大用熙以語昌言昌言曰洎必參政柄若水後進
年少豈遽及此時翰林小吏諮事在側昌言慮洎聞
之卽對小吏盡述熙言令告洎洎方修飭邊幅以固
恩寵疑微之遣熙以構飛語中已遂白於上上怒召昌
言質之以微之爲鎮安軍行軍司馬熙罷職通判朗
州會皇子益王元傑改封吳王行揚州潤州大都督
府長史領淮南鎮江兩軍節制洎當草制因上疏議
曰謹按前史皇子封王以郡爲國置傅相及內史中
尉等佐王爲治自漢魏以降所封之王始不之國朝
廷命卿大夫臨郡卽稱內史行郡事東晉永和泰元

之際有瑯邪王會稽王臨川王故謝靈運王羲之等
爲會稽臨川內史卽其事也唐有天下以楊益潞幽
荆五郡爲大都督署長史司馬爲上佐卽前代內史
之類也其大都督之號非親王不授其楊益等郡或
有親王遙領朝廷命大臣臨郡者卽皆長史副大使
知節度事也臣請質之前代段文昌出鎮揚州云淮
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
載義鎮幽州云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幽
州大都督府長史卽其例也今益王以楊潤二郡建
社爲吳國王居大都督之任又已正領節度事豈宜

却加長史之號乃是國王自爲上佐矣若或朝廷且以長史拜受其加銜內又無副大使知節度使之目倘或他日別命守將俾臨本郡即不知以何名目而授除也臣草制之夕便欲上陳慮奏報徃反有妨明日宣降茲事有關國體况吳王未領恩命尚可改正乞付中書門下商議施行宰相以制命已行難於追改洎又上表論列呂蒙正言越王領福州長史今吳王獨爲大都督居越王之上非便上令俟異日除授并改正之至明年上郊祀覃慶遂改焉俄奉詔與李至范果張佖同脩國史又判史館洎博涉經史多知

典故每上有著述或賜近臣詩什洎必上表援引經典傳以將順其意上因賜詩褒美有翰長老儒臣之句與蘇易簡同在翰林尤不協及易簡叅知政事洎多攻其失旣而易簡罷即以洎爲給事中叅知政事與寇準同列先是準知吏部選事洎掌考功爲吏部官屬準年少新進氣銳思欲老儒附已以自大洎夙夜坐曹視事每冠帶候準出入於省門揖而退不交一談準益重焉因延與語洎捷給善持論多爲準規畫準心伏乃兄事之極口談洎於上上欲進用又知其

在江左日多讒毀良善李煜殺潘佑洎嘗預謀心疑之

翰林待詔尹熙古吳郢皆江東人洎嘗善待之上一夕召熙古輩侍書禁中因問以佑得罪故熙古言煜忿佑諫說太直耳非洎謀也自是洗然遂加擢用蓋準推挽之也既同秉政奉準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參預專修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後因奏事異同準復忌之至道二年五月四方館使曹璨自河西馳騎入奏邊事言繼遷率萬餘眾寇靈州上詔宰相呂端知樞密院事趙榕等各以所見畫策即日具奏來上呂端相率詣長春殿見上言曰臣等若各述所見則非詢謀僉同之議望許共為一狀陳其利害洎越

次奏曰端等備位輔弼上有所詢問反緘默不言深失訐謨之體端曰洎欲有言不過揣摩陛下意耳必無顛切之理上默然翌日洎上疏引賈捐之棄珠崖事願棄靈武以省關西饋運上嘗有此意既而悔之洎果迎合覽奏不悅既以疏付洎謂之曰卿所陳朕不曉一句洎惶恐而退上召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等謂曰張洎上言果為呂端所料朕已還其疏矣洎既議事不稱旨恐懼欲自固權位上已嫉準專恣恩寵衰替洎慮一旦同罷免因奏事大言寇準退後多誹謗準但色變不敢自辯上由是大怒準旬日罷未

幾洎病在告滿百日力疾請對方拜路於上前左右掖起之明日上章求解職優詔不允後月餘改刑部侍郎罷知政事奉詔嗚咽疾遂亟十餘日卒年六十四贈刑部尚書以其二子皆為京官洎風儀灑落文采清麗博覽道釋書兼通禪寂虛無之理終日清談亶亶可聽尤險詖好攻人之短李煜既歸朝貧甚洎猶丐索之煜以白金瓶面器與洎洎尚未滿意時潘慎修掌煜記室洎疑慎修教煜素與慎修善自是亦稍踈之煜子仲寓雅好蒲博飲宴洎因切諫之仲寓謝過後數月人有言仲寓蒲博如故洎遂與之絕及仲寓死

郢州葬京師洎亦不赴吊與張佖議事不協遂為隙始以從父禮事佖既而不拜尤善事內官在翰林日引唐故事奏內供奉官藍敏政為學士使內侍裴愈副之上覽奏謂曰此唐室弊政朕安可踵此覆轍知言過也洎慙而退性鄙吝雖親戚無所霑及江表故舊亦罕登其門素與徐鉉厚善後因議事相忤遂絕交然手寫鉉文章訪求其筆札藏篋笥甚於珍玩洎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子安期至國子博士方回後為虞部員外郎方回子懷玉王欽若壻賜進士及第大理寺丞秘書校理

李惟清字直臣下邑人父仲行為章立簿因徙家焉
惟清開寶中以三史解褐涪陵尉蜀民尚淫祀病不
療治聽於巫覡惟清擒大巫笞之民以為及禍他日
又加善焉民知不神然後教以醫藥稍變風俗時遣
宦官督輸造船木縱恣不法惟清奏殺之由是知名
秩滿遷大理寺丞太平興國三年遷為京湖北路轉
運判官五年改左贊善大夫充轉運副使非正使就
改監察御史兼總南路嘗入奏事太宗問曰荆湖累
年豐稔又無徭役問蘇否惟清曰臣見官賣鹽斤
為錢六十四民以三數斗稻價方可買一斤廼詔斤

減十錢徙京西轉運使入為度支判官改主客員外
郎雍熙三年大舉取幽州惟清以為兵食未豐不可
輕動朝廷業已興師奏入不報判度支許仲宣建議
通鹽法以賣鹽歲課賦於鄉村與戶稅均納惟清奉
詔往荆湖諸路詳定奏言以鹽配民非便遂罷使還
上又問民間苦樂不均事惟清言前在荆湖民市清
酒務官釀轉鬻者斗給耗二升今三司給一升民多
他圖而歲課甚減詔復其舊未幾出為京東轉運使
會募丁壯為義軍惟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
諫繇是獨選河北而餘路悉罷擢屯田郎中度支副

使端拱初遷右諫議大夫歷戶部使改度支使會遣使河朔治方田大發兵惟清以盛春妨農懇求罷廢太宗曰兵夫已發矣止令完治邊城而已淳化三年遷給事中充鹽鐵使遂以帳式奏御太宗曰費用若此民力久何以堪如可減省即便裁度惟清曰此開寶軍興之際其數倍多蓋以將帥未得其人邊事未寧屯兵至廣也臣聞漢有衛青霍去病唐有郭子儀李晟西北望而畏之如此則邊事息而支用減矣望慎擢將帥以有威名者俾安邊塞庶節費用上言彼時此一時也今之西北變詐與古不同選用將帥亦須

深體今之幾宜韓彭雖古之名將以彼時之見制今之敵亦恐不能成功今縱得人未可使知古委之此乃機事卿所未知也淮南權貨務貢岳茶斤爲錢百五十主吏言陳惡者二十六萬六千餘斤惟清擅減斤五十錢不以聞滁泗濠楚州漣水軍亦以岳茶陳惡減價市之計虧錢萬四千餘貫爲勾院使盧守仁所發左授衛尉少卿黜判官李琚爲本曹員外郎賜守仁錢十五萬俄出知廣州至道初就拜右諫議大夫太宗聞其廉平詔獎之二年徙廣南廣西路都轉運使尋召拜給事中踰月同知樞密院事惟清儻

自任有鉤距臨事峻刻所至稱強幹然以俗吏進無人望纔數月真宗卽位加刑部侍郎復除御史中丞既去樞要怫鬱尤甚肆情彈擊咸平元年卒年五十六贈戶部尚書子永錫蔭至光祿寺丞頗涉學屬辭尚氣少檢喜交結馮拯王濟皇甫選多與之游日聚舉子於家談議時政真宗將幸河朔永錫猶服父喪上章大言列詆近臣自謂有致太平滅敵之術選爲戶部判官因對袖表以獻又自薦楊真宗駐蹕大名召赴行在試策不中貶瀧水縣主簿選爲南劍州團練副使俄復光祿寺丞六年又坐交游非類監和州

商稅後至右贊善大夫次子永德至殿中丞

論曰張宏爲樞副當用兵之際循默備位趙昌言爲御史中丞屢上書言兵乃兩易之中丞可使循默者居之乎宋失政矣昌言識李沆器王旦陳恕取士得王曾舉代得寇準皆可謂知人之明然趙好獎拔而頗樹黨與終以取敗陳與貢舉務黜南士以避嫌疑皆非君子所爲也昌言尚氣敢言恕爲宋人能吏之首庶足稱矣劉昌言感趙普之遇身後經理其家然委親鄉里十年而不迎侍厚薄失措又何取乎張洎初勸李煜勿降旣而不能死之犬吠非主之對徒以

辯舌僥倖得免厥後揣摩百端讒毀正直利口之士
鮮不為反覆小人也李惟清居臺端恨失政柄恣情
鷲擊舊史稱為俗吏又奚責焉

列傳卷第二十六

列傳卷第二十七

宋史二百六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莊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殿學士
勅修

柴禹錫

張遜

楊守一

趙鎔

周瑩

王繼英

王顯

柴禹錫字玄圭大名人少時有客見之曰子質不凡
若輔以經術必致將相禹錫由是留心問學時太宗
居晉邸以善應對獲給事焉太平興國初授供奉官
三年改翰林副使遷如京使仍掌翰林司每夜直上

以藩府舊僚多召訪外事遷宣徽北院使賜第寶積坊告秦王廷美陰謀擢樞密副使踰年轉南院使服勞既久益加勤敏雍熙中議廣宮城禹錫有別業在表識中請以易官邸上因是薄之又與宰相宋琪厚善會廣州徐休復密奏轉運王延範不軌狀且言倚附大臣無敢動搖者上因訪琪及禹錫曰延範何如延範與琪妻爲踈屬甚言其忠勤禹錫亦傍贊之上意其交通滋不悅禹錫又爲琪請盧多遜故第上益惡其朋比坐琪以詼諧罷相不欲顯言之也下詔切責禹錫以驍衛大將軍出知滄州在任勤於政治部

民詣濱州列狀以聞改涪州觀察使徙澶鎮二州駐泊部署俄知潞州州民乞留三載詔獎之徙知永興軍府再召爲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至道初制受鎮寧軍節度知涇州入謝日上謂曰由宣徽罷者不過防禦使爾今委卿旌節兼之重鎮可謂優異矣禹錫流涕哽咽而已咸平中移知貝州是歲契丹兵奄至城下禹錫內嚴備禦寇尋引去明年徙陝州景德初子宗慶選尚召禹錫歸闕令公主就第謁見行舅姑禮固辭不許頃之還鎮未幾卒年六十二贈太尉子宗亮太子中允宗慶永清軍節度

張遜博州高唐人數歲喪父養於叔父職方員外郎
幹後隨母歸魏仁浦家駙馬都尉咸信其異父弟也
太宗在晉邸召隸帳下太平興國初補左班殿直從
征太原還遷文思副使再遷香藥庫使嶺南平後交
趾歲入貢通關市並海商人遂浮舶販易外國物闍
婆三佛齊渤泥占城諸國亦歲至朝貢由是犀象香
藥珍異充溢府庫遜請於京置權易署稍增其價聽
商入金帛市之恣其販鬻歲可獲錢五十萬緡以濟
經費太宗允之一歲中果得三十萬緡自是歲有增
羨至五十萬雍熙二年錄其勞遷領嬀州刺史三年

與安忠並命為東上閣門使數月會許仲宣罷判度
支即以遜為度支使端拱初遷鹽鐵使二年授宣徽
北院使簽署樞密院事未幾兼樞密副使知院事與
同列寇準不協每奏事頗相矛盾一日遜等晚歸私
第準與溫仲舒並轡有狂民迎馬首拜呼萬歲街使
王賓舊與遜同事晉邸遜又嘗舉賓雅相厚善因奏
民迎準拜呼萬歲準自辯實與仲舒同行蓋遜令賓
獨奏斥臣辭意俱厲因互發其私太宗惡之下詔切
責遜左降右領軍衛將軍準亦罷職會判右金吾街
仗蔡玉肅奏富人子為州大校黜官命遜代掌其事

西蜀李順爲亂詔發兵水陸進討以荆渚居其要害
命遜爲右驍衛大將軍知江陵府賜錢二百萬白金
三千兩遜既至會峽路諸漕卒數千人聚江陵有告
其謀變以應蜀寇府中議欲盡誅之遜止捕首惡楊
承進等二十一人斬於市餘黨親加慰撫飛奏以聞
太宗嘉之詔以其卒分配州郡數月遜卒年五十六
時至道元年也贈桂州觀察使歸葬京師遜小心謹
慎徒以攀附至貴顯其訐謀獻替無聞焉子敏中初
補供奉官遜在宣徽表言嘗業文願改秩卽換大理
寺丞累在比部郎中次子虛中娶宗室申國公女至

供奉官閣門祗候敏中子先進士及第

楊守一字象先其先河南洛陽人唐末避亂徙家宋
鄭間守一稍通周易及左氏春秋事太宗於晉邸太
宗即位補右班殿直太平興國中出護登州兵召還
監儀鸞司累遷西頭供奉官其下多貴族子弟頗豪
縱徼幸始置三班院令守一專其事考覈授任漸有
條制歲餘改翰林學士守一初名守素至是詔改之
七年與趙瑋柴禹錫相里勳等告秦王廷美陰謀事
擢東上閣門使兼樞密都承旨八年改判四方館事
雍熙中詔護遷雲朔歸附安慶兵屯于潞州三年轉

內客省使仍兼都承旨端拱元年授宣徽北院使簽
署樞密院事是秋卒年六十四贈太尉中使護葬守
一性質直勤謹無他材術徒以肇自王府又事左右
適會時機故歷職通顯飾終之禮率加常數焉子安
期歷國子博士坐事貶卒安期子夢得進士及第
趙鎔字化鈞滄州樂陵人以刀筆事太宗於藩邸即
位補東頭供奉官因使吳越賜國信及錢俶納土遣
檢校帑廩轉內酒坊副使以告秦王廷美陰事遷六
宅使領羅州刺史掌翰林司擢東上閣門使郭贄參
知政事鎔以同府之舊嘗有所請託贄不從鎔撫堂

吏過失以聞贄見上白鎔私謁即召鎔廷辯詞屈出
為梓遂州都巡檢使改左驍衛大將軍領郡如故代
還知滄州兼兵馬部署鎔在郡完城塹嚴戰具寇嘗
數百騎至境上聞有備引去遷左神武大將軍會崔
翰知州改鎔為本州鈐轄又知廬州因對自陳願留
不許踰年召為樞密都承旨同掌三班俄拜宣徽北
院使同知樞密院事與柴禹錫並掌機務嘗遣吏卒
變服散之京城察事卒乘醉與賣書人韓玉鬪毆不
勝因誣玉言涉指斥禹錫等遽以聞玉坐抵法太宗
尋知其寃自後廉事不復聽禹錫出鎮鎔加知院事

真宗即位改南院使檢校太傅以心疾求解是秋授
壽州觀察使咸平元年三月卒年五十五贈忠正軍
節度錄其三子官鎔少涉獵文史美書翰委質晉邸
以勤謹被眷本名容太宗改為鎔曰陶鎔所以成器
也鎔性好佛多蓄古書畫三子忠輔西京左藏庫副
使忠愿虞部員外郎忠厚內殿崇班

周瑩瀛州景城人右領軍衛上將軍景之子也景家
富財好交結歷市唐漢周習水利嘗浚汴口導鄭州
郭西水入中牟渠脩滑州河堤累遷至是官太宗潛
邸時瑩得給事左右即位補殿直領武騎卒巡警泉

福州卒纔數百捕劇賊千餘遷供奉官天雄軍節度
孫永祐轉運使楊緘稱薦之又使緜銀州按邊事還
奏稱旨擢鞍轡庫副使雍熙二年為杭睦五州都巡
檢使兼杭州都監會妖僧紹倫為變瑩擒獲之逮捕
就戮者三百餘人人以為酷濫代還改崇儀使滄州
都監召拜西上閣門使領鎮定高陽關都監加判四
方館事與郝守濬護塞宋州決河俄改三路排陣鈴
轄歷知天雄軍真定二府就遷引進使至道二年代
還會李繼隆討西夏詔瑩詣軍前授以機事還拜客
省使簽書樞密院諸房公事俄兼提點宣徽諸房鼓

司登聞院與劉承珪並任真宗嗣位承珪分使河北告諭加領富州刺史上聞其母老病閔之特封武功郡太夫人秋拜宣徽北院使先是宣徽著位在樞密副使上瑩表請居下從之咸平二年太閔命為隨駕驛署從征河朔又為駕前馬步都部署三年遷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會蜀平部送脅從者數十百人至闕下西川轉運使馬亮因人奏請赦其罪遣還瑩以為當盡誅之令瑩亮廷議上是亮議悉原其罪五年高陽關都部署闕藩侯無足領之者宰相請輟宣徽使以居其任時王繼英任北院上以瑩練達軍事乃拜永清軍節

度兼領其任為三路排陣使瑩隸人有錢仁度者頗有軍功與虎翼小校劉斌相競為殿直閻瀝所發以瑩故詔勿問止徙斌隸他軍契丹入寇詔步兵赴寧邊軍為援瑩至則寇兵已去即日還屯所上聞曰瑩何不持重少留示以不測輕於舉措非將帥體也景德初丁內艱起復代王顯為天雄軍都部署兼知軍府事嘗召池州騎士千五百人赴大名道與寇直力戰有死傷者瑩猶謂其玩寇將悉誅之詔賜金帛諭瑩勿治其罪車駕北巡為駕前東西貝冀路都部署明年改知陝州俄徙永興軍府又移邠州兼理慶路

都部署時夏州內屬詔省戍兵還營以減饋餉之費仍手詔諭瑩瑩遽奏乞留以張邊威上謂瑩庸懦不智以曹瑋代之徙知澶州大中祥符初改太平軍節度明年爲真定都部署兼知定州轉運使奏其曠弛徙知澶州境內屢有寇盜宰相以瑩任居將帥不能以威望鎮靖請徙他郡上曰處之閑僻適使其自偷爾遂下詔督責令其擒捕時發卒脩河防而軍中所給糗糧多腐敗不可食又役使不均瑩不加恤以故亡命者衆七年入朝復遣還鎮又以澶淵當契丹之衝藉其廩給之厚復命知澶州九年被疾求還京師

卒年六十六贈侍中初謚忠穆後改元惠錄其二子供奉官普顯爲內殿崇班二孫永昌永吉爲殿直瑩居樞近無他謀略及蒞軍旅歷蕃鎮功業無大過人者故事大禮覃慶外蕃無賜物例東封歲瑩鎮澶淵車駕所經故特有襲衣金帶器帛之賜祀汾陰瑩知定州乃預上言禮成所賜至於治所支給人咸笑之普後爲崇儀副使顯至內殿承制

王繼英開封祥符人少從趙普給筆札普自罷河陽爲少保從者皆去繼英趨事逾謹普再入相繼英隸名中書五房院時真宗在藩邸選爲導吏兼內知客

事太宗召見謂曰汝昔事趙普朕所備知今奉親賢尤宜盡節及建儲授左清道率府副率兼左春坊謁者謁者本宦職副率品秩頗崇非趨走左右者所宜爲俾兼領之執政之誤也真宗卽位擢爲引進使咸平初領恩州刺史兼掌閣門使遷左神武大將軍樞密都丞旨改客省使契丹入寇繼英密請車駕北巡上從之卽命繼英馳傳請鎮定高陽關閱視行宮儲頓宣諭將士俄充澶州鈴轄會大將傳潛逗撓得罪令繼英卽軍中召還屬吏尋掌三班拜宣徽北院使與周瑩同知樞密院事瑩出鎮繼英遂冠樞宥小心

慎靖以勤敏稱上倚賴之景德初授樞密使舊制樞密院使祖母及母止封郡太夫人有詔特加國封嘗因進補軍校白上曰疎外之人急於攀附者謂臣蒙赦不爲薦引上曰此輩雖有夤緣亦須因事立功方許擢用不可過求僥倖卿勿復言也從幸澶州契丹請和訊訪經略繼英預焉明年郊祀加特進檢校太傅三年卒年六十上臨哭之賜白金五十兩贈太尉侍中謚恭懿且爲葬其祖父贈其妻賈長樂郡太夫人錄其子壻門下親吏數十人初繼英幼孤寄育外氏旣貴外王父諸舅有族殯者時方奏遣其子營塋

會卒特詔有司給辦焉子遵式遵誨遵度遵範皆至
顯宦

王顯字德明開封人初爲殿前司小吏太宗居藩嘗
給事左右性謹介不好狎未嘗踐市肆卽位補殿直
稍遷供奉官太平興國三年授軍器庫副使遷尚
食使逾年與郭昭敏並爲東上閣門使八年春拜宣
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是夏制授樞密使上謂之曰
卿世家本儒少遭亂失學今典朕機務無暇博覽羣
書能熟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墻矣因取是書及道
德坊宅一區賜之其後居位旣久機務益繁副使趙

昌言寇準鋒氣皆銳慢顯顯或失誤護短終不肯改
上每面戒之淳化三年八月詔加切責黜授隨州刺
史充崇信軍節度觀察等使遣之任俄知永興軍徙
延州時夏臺益部寇擾顯上疏曰間歲以來戎事未
息李繼遷負恩於靈夏王小波干紀於巴邛河右坤
維並興師旅而繼遷翻然向化遣子入覲願脩職貢
陛下曲加容納許其內附示以德信伸以恩錫所以
綏懷之者至矣然而狼子野心未可深信所宜謹屯
戍固城壘積芻糧然後遴選才勇付以邊任縱有緩
急則備禦有素彼又奚能爲患哉至若蜀寇未平神

人共憤謂宜申飭將帥速期蕩平既免老師以費財且防事久則生變又况邛蜀物產殷富其間士卒驕怠遲留顧戀寔兼有之莫若勿憚往來潛爲更代既可均其勞逸抑可免於遷延至於河北關防所當加謹者誠以國家方事西南密謀興舉若分中朝之勢力則長外寇之姦謀矣時制沿邊糧斛不許過河西河西青鹽不得過界販鬻犯者不以多少處斬顯請犯多者依法自餘別爲科斷以差其罪章上未報移知秦州初溫仲舒知州日開拓山林諷藩部獻其地後朝廷雖嘗給還而採伐如故轉運使盧知翰請量

給藩部茶絲以酬所獻詔遣張從式與顯同往規度顯言乃者朝命以趙保吉脩貢邊城務使安靜若今動衆開斥疆境非便議遂罷咸平初入朝改橫海軍節度出知鎮州二年曹彬卒復拜樞密使郊祀加檢校太師真宗幸大明內樞惟顯與副使宋湜從言者多謂顯專司兵要謀略非長會湜卒乃以叅知政事向敏中權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春改授山南東道節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定州路行營都部署河北都轉運使兼知定州秋吏民詣駐泊都部署孔守正言顯治狀願借留守正以聞明年秋加鎮定高陽關三路

都部署許便宜從事十月契丹入寇前軍過威虜軍北時方積雨契丹以皮爲弦濕緩不堪用顯因大破之梟獲名王貴將十五人及羽林印二鈕斬首二萬級顯上言先奉詔令於近邊布陣及應援北平控扼之路無何敵騎已越亭障顯之前陣雖有擬克終違詔命上章請罪上降手札以慰其憂悸明年求致仕不許改河陽三城節度將之鎮時議親征契丹顯言盛寒在序敵未犯塞鑿輿輕舉直抵窮邊寇若不逢師乃先老况今繼遷未滅西鄙不寧儻北邊部落與之結援則中國之患未可量也議者乃於此時請復

幽薊非計之得也凡建議大事上下協力舉必成功今公卿士大夫以至庶人尚有異同未可謂爲萬全之舉若能選擇將帥訓練士卒堅城壘而繕甲兵亦足以待敵矣必欲復燕薊舊地則必修文德養勇銳伺時之利以奉行天罰而後可景德初徙知天雄軍府又言祖宗以來多命近臣統領軍旅今後宜徽使宜於文武羣臣中擇曉達邊事者爲之蓋位高則威名著識遠則勲勞立故也武臣以罪黜者宜加容貸不以一眚遂廢苟用之有恩必得其死力故曰使功不如使過也至若臨敵命將則貴專任出師應敵則

約束將校使相應援全是數者則軍威倍壯人心增
勇矣旣而上表請赴行在從之是年秋遣還鎮契丹
人寇上議親征顯復陳三策謂大將軍方在鎮定契
丹必不南侵車駕止駐澶淵詔鎮定出兵會河南軍
合擊之可也若契丹母子虛張聲勢以抗我師潛遣
銳兵南攻駕前諸軍則令鎮定之師直衝戎帳攻其
營砦則沿河遊兵不戰而自屈矣否則遣騎兵千步
兵二千於濮州渡河橫掠澶州繼以大軍追北掩擊
亦可出其不意也已而契丹請盟趙德明遣使修貢
稱藩朝廷加賞錫且許通青鹽以濟邊民從顯之請

也三年冬被病詔中使偕尚醫療視明年正月許還
京師時車駕上陵顯謂賓佐曰余年位偕極今天子
道出虎牢不得一拜屬車之塵是遺恨也言訖涕下
至京信宿午年十六車駕至鄭州聞之遣宮苑使鄧
永遷馳還護喪贈中書令謚忠肅錄其二子顯自三
班不數年正樞任獎擢之速時無礙之者顯吏軍司
時張永德以滑州節制為殿前都點檢及顯自樞密
鎮孟津兼相帥永德由太子太師為相帥同日宣制
永德兼大夫及在顯下時人訝之顯居中執政矯情
以厚胥吏齷齪自固而已在藩鎮頗縱部曲擾下論

宋史列傳卷二十七 十三
者非之子希逸字仲莊以蔭補供奉官好學尤熟唐
史聚書高餘卷換秩授朝奉大夫太子中允咸平初
改殿中丞直史館預脩冊府元龜加祠部員外郎卒
希範至如京副使

論曰自柴禹錫而下率因給事藩邸以攀附致通顯
者凡七人若守一之質直趙鎔之勤謹服勞雖久而
益脩乃職則其被眷遇也宜矣張遜優於理財而未
免於媚嫉周瑩練習軍旅而頗傷於酷濫禹錫素稱
勤敏而不能不涉於朋比王顯雖謹介自將而昧於
學識故莫逃於齷齪之譏若以勤謹被信任者德冠

權實而善終如始者莫惟繼

易曰君子

此之謂也

列傳卷第二十七

順治十六年刊

